

羣衆



特大號

目 要

原形不現 匪首三三三問題

中共代表團抗議李聞二氏被刺

給政府代表的信

爲民族獨立而奮鬥

誰殺死了我的爸爸

沉痛的悼念 悲憤的抗議

董必武 章伯鈞 張翊伯 葉聖陶
 馬叙倫 梁漱溟 陶行知 潘光旦
 柳亞子 黃炎培 周建人 費孝通
 郭沫若 李維漢 吳 晗 沈體蘭

等

希特勒還沒有死！

石東作



周恩來將軍談二大問題

一、軍事衝突 二、救濟問題 三、昆明暗殺事件

七月十八日下午三時周恩來同志於上海寓所招待記者，到中外記者百餘人，報告日益擴大的各地衝突的情形，救濟問題及對最近發生的昆明事件以無限的悲憤向新聞界控訴。報告全詞如下：

我想說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各地的衝突，一件是關於救濟的問題，一件是最近的昆明事件。

關於各地的衝突事件。現在的情況是由局部的內戰向全面的內戰發展和擴大。事實上最明顯的在四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第一個地區是在湖北、河南兩省。在這個地區，李先念將軍領導的六萬多軍隊被包圍。依照去年國共雙方十會談紀要和今年整軍方案的規定，他們應該撤退到別的地區。但是，政府不談，因此，李將軍的部隊一直在包圍中。曾有多次衝突，最近一次在六月裏，政府增加軍隊，企圖縮小包圍圈，向宜化店發動進攻。第二個地區是湖北、南北東西只有百餘里左右。故這部隊在政府軍隊深入進攻的時候，不得不轉移。六月二十九日政府軍隊進攻宜化店，中共軍隊是在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繼續轉移向西突圍。從這兩個時間，可以證明政府軍隊進攻在先，中共軍隊突圍在後。突圍後，馬歇將軍和中共方面將在湖北的兩個執行小組人員召至南京，提出要來政府停止進攻，使中共軍隊能夠依照原訂協議撤退到蘇北。但還提議提出已過半月，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現在平漢路政府有五個軍追擊，一個軍堵截。情況極嚴重。現在李部的確實地址我不知道。從新聞報導中看，據說一部份在湖北，一部份在河南，還有一部到了陝西的東南角。

第二個地區是山東膠濟線。自從六月中旬起，政府增加兩個軍到山東，一個軍在青島，一個軍在濟南，發動向膠濟線進攻。自濰縣以西到濟南，在兩個月內打通了這一線，佔領了六個城市，十幾個大的車站，由此引起了中共軍隊的自衛行動。這方面的戰爭，現在在進行中。在青島方面，政府軍隊在青島外圍以北進攻，佔領了即墨城。

第三個戰場就是大家所注意的蘇北。在這方面政府最近增加了三個軍：第五軍，是從南方調來，現到浦口及其以北地區，在六合到來安一線；另兩個軍空運到徐州，一個軍已到，一個軍仍在運途中。政府的計劃是從十五日起，分三方面進攻。第一，由徐州向南；第二，由蚌埠向東；第三也是主要方面，沿長江北岸自南通、揚州、浦口一線向北進攻，現在報紙上所揭露的係是這一方面的戰爭。據我所知，第一縱隊區司令湯恩伯將軍已下令五個軍的力量進攻。東面三個軍（四九、一〇一、二五等三個軍）外加一個師是在南通、靖江、泰興、泰縣、揚州諸線。這樣的十個師的兵力，向如皋至姜堰一線進攻，十五日拂曉開始。我直率的說，我們預知了政府的這個計劃。所以在這一線準備了抵抗。戰爭很激烈。據報說中共攻佔泰興，據我所知，泰興周圍本來是解放區，中共用於自衛的戰爭是可能的。但至今泰興城仍在政府手中。另外兩地，宜家堡和姜堰，報上也說我們進攻，但實際上這兩地本是解放區，戰事在這兩地進行，正說明是政府進攻我們。

第四，政府的一個軍（第五軍），十三日開始，從六合、來安向天長、盱眙進攻，現已推進八九個村鎮。原駐南京的七十四軍，亦已移到江北岸作爲預備線。預料徐州蚌埠亦會向南向東進攻。黃縣一度曾被政府軍佔領，現在報載戰事又在那裏發生。

政府方面並動員空軍第五大隊配合進攻。報上說中共在淮陰有兩百架飛機，這完全是謠言。淮陰有執行小組，可以證明。相反，政府飛機常常去淮陰偵察，並在附近轟炸。現在政府空軍轟炸解放區各處，雖執行小組抗議亦無效。而政府海軍，亦在配合進攻。一部在蘇北沿海巡邏，一部在江陰鎮江一帶掩護渡江。照此看來，蘇北的戰事，會更擴大。

中共代表團

抗議李公樸一二氏被刺

給政府代表的信

哲生、鐵城、布雷、力子、雪艇、瓜生、立夫、岳軍先生公鑒，並轉蔣主席賜鑒：

敬啟者，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因熱心奔走和平民主運動，竟先後在昆明被暗殺致死，聞先生之公子亦傷重垂危，遠道聞之，悲憤交集！政府既一面大舉進攻鄂豫邊、山東、山西及皖北各解放區，準備造成全面內戰；另一面縱容指使特務機關在大後方暗殺和平民主領袖！如此野蠻卑鄙手段，雖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政府猶不敢肆意爲之，中國特種反法西斯勝利國家，且四項諾言猶在耳，而特務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國，毆打未已，暗殺繼之，一城之內，五日之間，竟至橫演殺人慘案兩起，不知政府當局，何以自解？且據昆明來信所云，李先生被難之日，即有再殺聞先生之風傳，今其言果驗，豈屬偶然。且李聞兩先生之外，遺傳說重慶有鄧初民先生等，上海有沈鈞儒、羅莘荪先生等，皆爲暗殺對象，人心惶惶，舉國震怒，政府當局如果稍有悔悟，猶懼春秋筆伐，應急起制止，以謀善後。

恩來等聞此凶耗，夜不成寐，除對李公樸、聞一多先生事件表示嚴重抗議外，特要求政府立即採取下列措施，並以明令公佈全國：

- 一、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限期緝拿兇手，交法院開罪，並由政府派員陪審。
- 二、公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並給死者家屬以撫卹。
- 三、嚴格責成各地政府及軍警機關，負責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 四、重申四項諾言，澈底予以實施。
- 五、澈查政協會議以後各地所發生之慘案，懲辦禍首。
- 六、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 七、釋放一切政治犯。

恩來等認爲政府必須實行上列各項最低要求，方足表示政府有重返和平民主之意。特此奉達，並希於三日內賜覆，無任企盼。並頌公祺。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葉劍英、陸定一、鄧穎超、李維漢謹啟。民國卅五年七月十七日。

第四個戰區在山西。上個月到這個月，胡宗南將軍指揮了兩個軍渡過黃河。一個軍在潼關、朝邑渡河；一個軍從陝州開去，到達山西的三角地區，向中共所在區進攻。佔領了黃河的重要渡口茅津渡及同蒲線上的關署，繼續向侯馬進攻，報紙上說已佔領該城。

在上、四個地區是大規模的進攻，此、還有各地衝突。但東北比較平靜，杜聿明將軍也承認這個現象。爲什麼原來東北的情勢嚴重，關內比較平靜，而現在反過來了呢？原因是政府軍隊增加的地方，戰事就會起來；現在東北政府軍隊沒有增加，而且比較分散，力量是比較不夠，就沒有發生大的衝突。這正說明一個真理，究竟誰是進攻的一方。

因爲戰爭範圍擴大到這樣多的地區，戰爭又如此激烈，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不予制止的話，內戰將由局部向全面發展。談判在這樣的情形下，也難有結果。在牛個月加八天的談判中間，在馬歇爾將軍的幫助之下，曾談到四個方案，就是全面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執行小組中美方代表職權的增加、整軍方案的補充條款。本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下下列四個地區，問題便保持了：一是隴海路以南蘇北皖北的全部，一是山東膠濟沿綫，一是熱河全部，一是東北的安東；這要求超出了休戰商談的範圍，並違反政協決議。依照政協決議，原來的地方政權應維持原狀；俟政府完全改組以後，再行解決地方政權問題。這可以政協決議爲依據。而政府這次提出的要求，或者叫做劃防區，或者叫做劃地劃防，這不是解決國內政治問題的方法。所以我們拒絕了這個提議。後來的五人會談，也沒有結果。而四個地區的衝突日益擴大，更使談判難以進行。

如照報紙上所說目前的局勢是：談邊打，則政府今天是偏重於打。形式似乎亦拖，但實際是向全面內戰發展。我們認爲這是不應該的。我們的態度是全面的長期的停止內戰，把已經談好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方案簽字，召開政協，改組政府，這才是和平民主的軌道。

第二個問題是救濟問題。我兩次來滬的直接原因，是參加行總、聯總、及水利委員會的聯席會，解決黃河海口復堤的問題。我方担任的是黃河舊堤的復堤，險工及其他工程。五月十七日得到協議，五月二十五日開工，已經進行了快兩個月，此項工程經中外工程師前往察看，都認爲滿意。政府原應供給器材、經費、工款及河道居民遷移的救濟費，但具體的解決，遷延極久。這兩天雖有初步協議，但救濟費還待今晚的會議解決。

人民的運動是阻止不住的

解放日報論李公樸先生殉難

本月十一日李公樸先生在昆明慘遭法西斯特務毒手，壯烈犧牲。國內外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對於特務的無恥罪行，莫不表示無限的憤慨。

國民黨統治集團為什麼要毒害李公樸先生？李公樸先生在抗戰前曾經反對不抵抗主義，呼籲國內和平，一致抗日，李先生等七君子曾因此而遭獨裁政府的囚禁。抗戰勝利以後，李先生又奔走呼號，反對反動派依靠外力進行內戰，力主和平民主，於是更遭獨裁者的痛恨，於是有較場口的毒打，以致於昂貴的暗殺。李公樸先生的被害，以及其他許多志士的殉難（例如抗戰前的楊杏佛、史量才等先生，和抗戰結束後的李兆麟將軍、于樹中、李敦仁等先生），都清楚的說明十九年來的獨裁統治，對於一切為獨立和平民主奮鬥的人士是一貫仇視的，是不惜採取最殘酷和卑鄙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的。

今天，中國法西斯獨裁者經常使用一套無恥的手法，他一方面以武力對付人民，另一方面却打着什麼「和平統一」和「政治解決」。李公樸先生的被害，揭穿了這種手法。中國的法西斯獨裁者對於李公樸先生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僅僅因為他替人民說話，主張和平民主，就不能不用武力對付，必欲毒打之，暗殺之而後快。這樣一個事實就不難想見獨裁者所謂「和平統一」和「政治解決」就是武力解決的別名，就是依仗外人所供給的武裝妄圖

把全國「統一」在特務統治之下。正因為如此，無論對於解放區人民或對於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獨裁者最重要的法寶就是「武力解決」四個大字。李公樸先生的被害，證明了反動派正在更進一步地加緊法西斯恐怖，以配合其擴大內戰的陰謀。李先生

的被害，是反動派對全國和平民主運動更瘋狂的進攻的信號。這值得全國人民的嚴重警惕。

法西斯獨裁者妄想以恐怖手段來嚇倒和平民主人士，來阻住人民的前進。但歷史告訴我們，和平民主人士是嚇不倒的，人民的前進是阻止不住的。中國人民知道：「目前中國反動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們的強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迴光返照。」（中共七七宣言）。中國的獨裁者不是曾經三令五申「言抗日者斬」嗎？但是神聖的抗日戰爭還是發動了；並且最後取得勝利了。今天中國

戰雲還是發動了；並且最後取得勝利了。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比較戰前不知強大了好幾倍。反動派想以獨裁恐怖與內戰來堵住中國人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洪流，其必然遇到慘敗是可以斷言的。

「一定要為和平民主，為老百姓事業幹到底，幹到底。」這是李公樸先生在較場口事件後的英勇誓言。李公樸先生壯烈犧牲了，但全中國為獨立和平民主事業奮鬥的無數戰士，必將踏着李先生的血跡，沖破獨裁者的法西斯恐怖，實現李先生的遺志。

加倍努力奮鬥促進民主……王德勝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偉大榜樣……張西曼
李開二先生被刺向 世界人民致敬……胡于晏
大家都來說說公樸……傅彬然
李公樸先生……新華
李公樸先生……子
痛失公樸先生……文
悼李公樸先生……不
悼李公樸先生，告特務毒徒……王炳南
懷李公樸……又
法西斯在那裏，人民的血就要流在那裏……陳康
呻吟不醒的人民……西
紀念之聲……民

加倍努力奮鬥促進民主	王德勝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偉大榜樣	張西曼
李開二先生被刺向 世界人民致敬	胡于晏
大家都來說說公樸	傅彬然
李公樸先生	新華
痛失公樸先生	子
悼李公樸先生	文
悼李公樸先生，告特務毒徒	不
懷李公樸	王炳南
法西斯在那裏，人民的血就要流在那裏	陳康
呻吟不醒的人民	西
紀念之聲	民
中共代表電唁李開二夫人	
郭穎超電唁李公樸家	
本社電唁李開二先生	
昆明已成恐怖城	青
字裏行間說公樸	超
南京一週	舒
論巴黎外長會議	李
蘇北內戰爆發	舒
為聯總停運物資事中共方面表示意見	
歐水委會關於黃河復堤問題的發言	
詩——「華夏」與「文匯」事件	
詩——「叛國者死」	
劉光同志的遺稿	林
劉光同志	林
劉光同志略傳	林
月亮的時候（東北近況）	周
雲集信箱	周
由昆明暗殺案想起集中營的悲慘生活	周
悼念我的舊家老師	一
復旦校慶調查兩個學生被捕	一
漫筆	石
希特勒還沒有死（封雷聲）	石
何其芳的復工啊	石
大獨裁者	米
他也愛「和平」	城



為民族獨立而奮鬥

定思

中國的民族危機，並沒有因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而解除，却仍然嚴重地存在着，而且一天天的在嚴重起來。抗戰結束不到一年，今天，凡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民，已沒有一個不感覺到這個危機的威脅，都已從各自的角度上看到了這個危機的嚴重。六月十五日上海機聯會（機械國貨工廠聯合會）和百貨業工會（百貨業職業工會）所發起的「提倡國貨運動」，和六月八日上海航業界發起的護航運動（反對國防最高委員會於六月五日通過決定開放內河航權），就是表示這種感覺的一個方面。

中國的民族工業，到今天的確已處在岌岌不可終日的危險之中。美貨傾銷，其種類之多和數量的大，真是到了令人駭詫的程度。就其種類來說，舉凡民生四大需要衣食住行各項用品，無所不包。衣的方面，從華國卡嘰，嗶嘰，一直到美國雨衣，皮鞋，襪子乃至棉帶；食的方面，從洋米，洋麵，一直到麵粉，牛奶，牛肉，羊肉，火腿，雞蛋，以至蜜餞，葡萄乾，下稀飯的椒鹽花生米；住的方面，從三萬餘幢活動房子，一直到水泥，鋼筋等各種建築器材；行的方面，從各種飛機，各種汽車，輪船，登陸艇，一直到正在修建或擬議修建的鐵路橋樑，都已訂購或將訂購美國器材，連螺絲釘都包括在內。此外，如香水，口紅，修鬚刀，手杖，打火機，汽油，藥品，香烟，一切的一切，無不應有盡有。就其數量來說，據公開發表的統計材料，上海

今年一月到三月進口值六百五十一億法幣，四月份進口值八百五十一億法幣，三月份的進口十倍於出口，四月份的進口已十倍於出口；廣州今年五月份進口值四億法幣，六月份進口值五億法幣，而出口則四月份為三千餘萬法幣，六月份則減低為二千餘萬法幣，不及同時期進口的十分之一。這一材料還沒有包括走私進來的數字，而走私在今天正是一條極其暢通的路徑，因此，實際進口的數目，實遠超過上述數字。據貿易界權威人士的估計，除了救濟物資和租借物資外，抵達上海的美貨實際已達美金七萬萬元，折合法幣約值一萬四千億。以全國同胞平均分配，不分男女老少，每人須負擔三千五百元。

這個數字，說明今天中國人民在日常生活上已到了如何深重的地步，中國的殖民地化依賴美貨已到了如何嚴重的地步。

這還只是說的今天，如果說到明天，問題就更嚴重。美貨傾銷，價廉物美，國貨無法和它競爭。如美國水泥在滬售價僅六千餘元，而國產水泥成本即需八千元，美國罐頭肉比南京的鮮肉還便宜，美國汽油比南京的開水還要便宜。因此，凡是美國有某一種商品到來，我國某一工業部門立即崩潰。除了重工業原來就說不上，而且僅有的一點也大都停工或閉廠外，目前，我國的電器工業，化學工業，織造工業，水泥業，捲烟業，玻璃工廠，牛奶場

等等，就由於這種情形都正在紛紛破產關門之中了。現我國全部的輕重工業，像上海，廣州，重慶等地，除了為官僚買辦所「接收」的中紡公司一家外，都已陷於絕境。最令人悲痛的，是像棉花和煤等原料，中國自己出產很豐都棄而不用，也要從美國輸入。如陝棉現已因美棉的進口而都棄置於地無人去收了，這是何等嚴重的現象！任何殖民地國家，都總有一些生產，至少有一些原料輸出，我何如連自己十裏地富有的原料也要依靠美國了。長此下去，不到幾年工夫，中國不要變成什麼都沒有的國家嗎？

國家經濟這樣的險象環生，是否就是民族危機的全貌呢？自然不是；只是危機的一方面，而且這不是主要方面，還不是危機的根源。目前民族危機的根源是在於當局所採政策的依賴性——不相信自己的人民，而要仰仗外力。舉例來說，內河航線開放，其極權辱國，無人不曉，而當局偏就不顧人民的全力反對，定要把航權讓給外人，道理就在於目前軍事須要人家幫忙，這點「禮物」總是應當恭送過去，以報萬一的了。

當局所以要採取這樣的政策，並不是他們看不到這種的危險，而是由於其中的反動份子一意孤行，一定要堅持獨裁和內戰的路綫，來和人民所力爭的民主和平這一路線相對抗。為要堅持獨裁，不肯走民主之路，就得消滅人民爭取民主的力量，首先消滅中國共產黨，就得堅持內戰。為要堅持內戰，就非向美國求救不可；軍火要求他供給，軍隊要求他運輸和訓練；海空軍要求他來建立；財政要求他借款來救急；物資要求他供應；交通要求他來修築乃至保護。他們事事求人，人家道真的就對你施盡「義務」，沒有一點報酬嗎？不！不會的

沉痛的悼念·悲憤的抗議



聞一多先生遺像



李公樸先生遺像

中共代表

電唁李公樸夫人

張曼筠女士鑒：

驚聞公樸先生被特務暴徒暗殺，不勝悲憤。公樸先生之犧牲，必將激起全國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爭取和平民主運動的高潮，敝代表團誓為後援。茲電唁，并希節哀。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廖承志叩。午元。

中共代表

電唁聞一多夫人

聞一多夫人鑒：

時聞聞一多先生緊隨李公樸先生之後慘遭特務暴徒暗殺，令郎義和君亦受重傷，暗無天日，中外震驚，令人痛心泣血，悲憤莫名，真不知人間何世！此種空前殘酷、慘痛、醜惡、卑鄙之暗殺行兇，實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歷史之紀錄，中國法西斯統治的罪孽面目，至此已暴露無餘。一切政治欺騙，已為昆明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政治暗殺所洞穿，中華民國已被法西斯暴徒寫下了一個永遠不能洗刷之污點。中國法西斯暴徒如此橫行無忌，猖獗瘋狂，實法西斯統治的最後掙扎，自掘墳墓。中國人民將踏着李公樸、聞一多諸烈士的血向前進，為李聞諸烈士報仇，消滅中國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與民主，以慰李、聞諸烈士在天之靈。敝代表團誓為後援，茲電唁，併祈節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復。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廖承志叩。午元。

讓全世界有良知的 聽聽兩位孤兒血淚的 控訴

誰殺死了我的爸爸？！

聞一多教授的公子 聞立鵬

今天(十七)早上

我預料可以看到爸爸媽媽了，想不到一翻開報紙，就像一個晴天霹靂似的；爸爸在昆明被暴徒槍殺了！哥哥立鵬也身中五彈重傷了！看到這里，弟弟哭倒在我的身上，我的熱淚也湧而出……青天白日之下，慈愛的爸爸竟被暴徒殺死了！

的。

爸爸是一個學藝術和文學的人，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一向不大過問政治的；留美回國後，歷任武漢大學、山東青島大學教授院長等職，在清華任教十多年，年來在西南聯大教書。在抗戰後期，因為目視國內政治的腐敗貪污，物價高漲，民不聊生，他才偶然應聯大學生自治會的邀請，走出書齋，仗義直言，他的演講很受學生的歡迎，但也遭到某些人的痛恨，在昆明「一二·一」

慘案發生後，就有人揚言要以四十萬收買爸爸的頭顱，但爸爸聽了不以爲然，可是今天，他們硬是這樣做了！我們是三兄弟兩個妹妹，連媽媽娘姨一共七個人，都靠父親一點微薄薪水維持生活，爲了補助家庭收入，爸爸在課餘替人刻圖章，夜以繼日的

刻，我們晚上睡了覺，他還弓着背刻，有時候他刻得眼睛發痛了，躺在床上連眼睛也睜不開，他是經常這樣給生活重壓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家裏生活過得相當苦，大哥立鵬在聯大唸書，我們四弟妹在聯大附中唸書，都靠爸爸一個人供給。媽媽身體很弱，害心臟病，爸爸很鍾愛我們，他常常節衣縮食的讓我們有進學校的機會。現在爸爸死了——慈愛的爸爸被暴徒殺死了！哥哥也受重傷了！身體衰弱又害了心臟病的媽媽，她是多麼的痛苦和難過，今天中午聽得大獨伯伯從昆明來說，媽媽曾幾次暈迷過去，不省人事！

前兩天我聽到李伯伯被殺害的消息，心里很難過，想不到暴徒的魔手又奪去了我慈愛的爸爸，從此我們兄妹五人變成無父的孤兒了。誰殺害了我慈愛的爸爸？誰毀滅了我溫暖的家庭？爸爸生平沒有和人結下私仇，爲什麼有人殺死他？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是永遠記在我的心靈上！寫到這裏，我的手在顫動，我的淚在滴湧，我寫不下去了……

我們含着眼淚，忍着悲憤，要向社會人士和全世界人士控訴，請主持正義，要政府立即緝拿兇手和幕後主持人，替我爸爸報仇……

(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痛書於重慶聯大臨時招待所內。)

那天來重慶，和我們一同飛北平的。後來因李公樸伯伯被刺的事情，他忙著在昆明料理喪事；另一方面也因為那天沒有班機，所以才沒有走成。上月二十號，當我們兄弟二人先由昆明來重慶的時候，他親自寫了一封介紹信，替我們在重慶找食宿的地方，我們走的時候，他還親自送我們到門口，一再叮囑我們小心身體。我們以爲爸爸很快會來重慶和我們一道去北平，想不到從此以後竟成永訣，再也看不到慈愛的爸爸了！

爸爸今年祇有四十八歲，如果不是被暴徒殺死，他是還能堅強活下去

他為民主而死

我还有什么話說

只有健他的遺志奮鬥下去

聞立鵬 廿五年七月十六日

公樸永遠沒有死

柳季 錄聞
一多先生語

讓公樸永遠抱着一個孩子

柳季

我並不是偶像崇拜者，但我今天要把李公樸崇拜為「民主之神」。他為民主運動而流盡了他最後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運動有機地生合了起來，只要人民還在着的一天，永遠會發生着領導的作用的。

因而我要向我們中國雕刻家或畫家們建議：假使有人要替李公樸造像，希望不要單造一個李公樸，一定要像聖母像那樣，抱一個孩子在手裏，而且要臉貼臉地呈現十分和親的神氣。

我和李公樸雖然相識得很久，知道他很有才幹，是一位直爽的人，但並沒有達到心悅誠服的地步。較場口事件以來，他和我更親密了，每每到我家官府的寓所裏來，來時總愛抱着我的小孩子之中的任何一個和他親臉。

公樸說：他頂歡喜小孩子。

在這兒我把公樸的本質認清楚了。有人如要問民主精神應該怎樣形象化？我可毫不躊躇，這樣地告訴他：像公樸抱着小孩子的那種和親的態度就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讓公樸手裏永遠抱着一個孩子罷！他還為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流盡了最後一珠血，也讓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因他的獻身而無災無難地

成長。

只有法西斯蒂才會相信，李公樸是死了，被他們用美國特種手槍打死了。讓他們去南洋記爺爺報功罷，多謝洋記爺爺大老關給了他們美械師，更給了他們美械特務。

我會經幻想過：讓那些抱槍的人也轉過心向來抱孩子。今天我可知那完全是妄想了。相信武器萬能的人只好讓他相信到像墨索里尼一樣的最後一刻。

我也會經幻想過：帝國主義者經過了第二次大戰的慘痛，似乎可以變質了，世界似乎可以不流血地走向大同。今天我可遭逢了血的嘲笑。希特勒畢竟還是活着，他還要活到第二個柏林完全毀滅的一天。（七月十五日）

等於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柳季

李公樸先生死了。聞一多先生死了。一多先生的長公子聞立勳世兄和他的父親同時遇難，左右兩肺各中一彈，大腿被打斷一處，已經不能言語，雖然還未接到最後的惡耗，但斷然是凶多吉少的。

今天的情形很明白，這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凡是要求民主要求做人的起碼條件的人，都不免要遭受這比霍亂還要惡毒的反民主瘟疫的侵襲。公樸先生和一一多先生都是受了美國式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公樸先生是文化批評家，是平民教育家，一一多先生是詩人，是學者，是有數的名教授，然而他們為了為人民爭取民主竟不免於遭受了這樣的慘死。

尤其是聞立勳世兄，聽說是才進大學的一位十八歲的青年，還在國法上是還未成年的人。他顯然是為了要護衛他的父親，却親眼看見父親被暗殺，而自己在死亡線上倒下了。

反民主施虐使者的幌子，今天自行揭穿了。他們說：他們在反蘇反共。但事實上他們是反民主反人民。更明顯的是，要他們才是真正的「反美」派。他們用美械來打死李公樸和聞一多，那等於是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

公樸先生和一一多先生為人民大眾而犧牲，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他們永遠活在人民的心頭，永遠領導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戰鬥，永遠不會死。

我們今天對於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的遺族，負了很重大的責任。公樸先生和一多先生都是十分清貧的文化人，尤其一多先生，他的子女多，除匪危



李公樸先生遺容

的開立鶴世兄之外，還有兩男兩女，而他的夫人是患着心臟病的。一多先生生前，除可憐的一點教授薪金之外，是靠着法印或寫字來維持家計的。這些事實，我們希望不要忽略，一定得周密地想一個妥善的辦法來才能對得住二位人民烈士。

好些朋友們都在說：這樣下去會人人自危了。實情是如此，但自危也沒有用處。像開立鶴世兄那樣的孝子都要殺，你有什麼辦法？「何處桃源可逃秦」？今天真是到了這樣的實際。化悲憤為力量，把恐怖還給施行恐怖政策者，學習李公樸和聞一多，學習開立鶴為了人民撲滅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七月十七日）

李公樸夫人給沈鈞儒先生的信

衡老：

本預。至遲於七月底到上海，想不到今天他竟遭毒手，永遠不離開上海的朋友們見面了，真令了痛心之極！我希望他的死能換來中國的和平，民主與安定，並希囉朋友能用一種事業來紀念他。他的屍體於今日（十六日）上午十二時火化，曾與陳帶滬交朋友們處置，我知道你一定悲痛萬分，尚祈為民主前途珍攝。料不到公樸的屍體尚未火化，就在（昨晚）十五晚晚聞一多先生又遭槍殺當場死了！昆明愛好民主內朋友誰不為他們的死而痛哭！心亂得很，再寫不下去了，專此敬祝健康！

附上照片五張

曼筠謹上

七月十六日

哀悼李公樸先生

李公樸

反動的統治者不敢公開逮捕判殺李公樸先生，而竟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採取暗殺行動，奪取民主領導者的生命，這證明民主是真理，是世界人民的力量。

民主運動不是暗殺恐怖所能消滅的，它將以更堅強的陣容，發揮日益增長的戰鬥力量，公樸先生的被殺，就是推動這種力量的重要因素。

愚蠢的反動者！你們看看秦始皇的屠殺政策，滿清末年撲殺維新的義士

，有何補於滅亡的命運？今日民主人士都在為和平民主努力，作合法公開的鬥爭，而反動的屠夫反處處逼人民造反，逼人民上梁山。
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

哀悼聞一多先生 章伯鈞

在李公樸先生被反動份子狙擊殞命之第四日，我們民主同盟領導人之一全國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又為了光榮的民主運動，犧牲了他的生命，這是何等悲痛的慘史！中國人民在最近五十年來為一羣野蠻的統治者所宰治，過着奴隸的生活，連起碼的人民權利都不能獲得。聞先生生平致力於藝術文學工作，對於政治素不感興趣，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惟近年來他痛恨政治上無道，同情於人民的苦難，才開始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他的日常私生活是極端艱苦而又嚴肅的，不苟取，不趨避，是一位典型的樂道前進的學者。他在青年羣衆中，有極大的影響，愛護青年，教育青年，期望青年在光明大道上做成建設民主國家，改造腐敗社會的中堅人物。自從參加領導同盟以後，他就不同凡響，他以全部精神灌注到同盟的工作，希望同盟的奮鬥，真正成爲中國人民達到建設民主中國的力量。他明知反動統治者對他的努力是痛惡的，對於他的命運要加以迫害的，但他有殉道的精神和決心，不計及個人的危險，始終一貫的領導着同盟的同志向前奮鬥。他生前曾向幾位最親密的同志說：「在民主運動能獲得相當的成功以後，我還是回到書齋中，做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今天，在奮鬥中，我只好站在最前線，我不能後退。」聞先生這一番光明磊落的心腸話，真令人感奮落淚！無恥的反動統治者：你們是不是人類？你們那樣兇暴，那樣甘願犧牲千百萬貧苦的人民來保持個人權利的觀念，在聞先生高風亮節的精神對比之前，你們是何等的卑賤下流！你們所能摧毀的是聞先生的軀殼，但是，聞先生偉大的人格是永遠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上發着愈遠愈亮的光輝！

最後，我要在這裏補記一段革命的逸話以備記載聞先生行述的參證！在民國十六年中國大革命時代，聞先生因朋友的介紹，由北京到武漢，應鄧演達先生之邀約，參加總政治部工作，約在是年二三月間（？），聞先生到部任藝術股股長並親自繪製反軍閥的壁畫一大幅。後來因爲聞先生頗不慣於軍中政治生活，受任一月即行告退。我與聞先生交遊僅此一度。三年前聞先

延安各界

電信李公樸家屬

李公樸氏十一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殞命，的惡耗傳來，延安各界不勝震悼。陝甘甯邊區參議會，邊區政府，陝區文協及李氏生前好友：柳澐、錢俊瑞、何思敬、艾思奇、張仲實、賀綠汀、江烽基等，卅日致電李氏家屬吊唁。茲錄邊區參議會與政府唁電如下：

曼筠夫人諸位家屬鑒：驚聞公樸先生慘遭特務暗殺，不勝震悼。國民黨內反動派陰謀破壞中國獨立和平、民主事業，竟至以特務恐怖陰謀殺害羣衆領袖；他們的這種罪惡行爲將遭受全國人民的嚴重抗議，他們的陰謀將在全國人民反對之下遭受最後失敗。謹代表邊區一百五十萬人民向你們致吊唁之意。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副議長謝文欽、安文欽，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劉景範。七月十三日。

鄧穎超等

電信民盟及

李公樸夫人

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并轉李公樸

先生夫人張曼筠女士鑒：聞報驚悉貴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先生竟於本月十一日在昆明被暴徒刺死，悲憤莫名。公樸先生獻身教育，志切愛國，九一八事變後，因倡導抗日，公樸先生參加救國會活動曾身陷囹圄，爲愛國七君子之一。抗戰事起，公樸先生奔走南北，爲抗戰盡力，並爲爭民主之前鋒，以此法西斯份子恨之刺骨。今春重慶較場口事件中，公樸先生即爲國民黨特務行兇主要對象之一。但公樸先生爲實現民主而奮鬥，意志堅決，置生死於度外，豈暴力所能使之屈服？今不幸竟橫死於國特之毒手，於公樸先生固爲壯烈成仁，而於中國民主運動則爲重大之損失。國民黨特務此種無法無天之暴行，一再出現於重慶、西安、北平、南通、徐州、南京與昆明，已充分暴露其獨行施虐之本相，但欲以此挽救其反動統治，則爲癡心妄想，蓋民主和平乃全國人民之要求，已成沛然莫禦之洪流，豈陰謀暗殺所能撲滅？全國人民因公樸先生之橫死，必更堅其爭收民主之決心，不達目的不已。謹此悼唁，並願與貴盟攜手爲實現民主奮鬥到底。

鄧穎超 康漢夫 陳淑廉
潘梓年 熊瑾玕 雷木 卞
華崗 許瀚新 眞 壽

生參加同盟的報告到重慶總部時，我所感到的印象，自然極深，並曾說：革命的朋友畢竟遲早要匯合到一齊來的。今天，聞先生爲民主革命貢獻了他的生命。我們自然是踏着先生光榮的血跡更奮鬥的！向先生學習一切。

向廣大的社會申訴

梁漱溟

李公樸先生在昆明遇害，因爲民盟諸負責人均在上海，所以尚未共同商量，以下所說，僅係我個人的意見。

公樸先生的遇害，無疑的是爲了當前政治的鬥爭。儘管正兇沒有捕到，好像是無法證實是國民黨特務之所爲，但此事無待申說，大衆心裏都可以明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我個人的意見，不向國民黨當局作無效果的抗議，只要求向廣大的社會申訴好了。我們只要社會人士明白，現在政治是這樣黑暗，統治者已經超過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統治。凡在政治上有主張能說話的人，都不能見容，試問所有「民主」「憲政」等口號還有沒有相信的價值？特務機關不取消，政治的清明，政治的民主，還有沒有希望？社會大衆果於於此有判斷、有決



李公樸先生遺容，其旁爲李夫人

擇、而繼之有行動，則我們不怕這種事得不到正，也不怕政治不能民主。末了，我總結一句：我們期望只希望於社會，對於當政者，我已懶得向他說話了。

公樸爲民主而死
民主乃公樸而生

黃炎培

在三天以前，起看報紙，忽然發現一條新聞，李公樸先生在昆明被人暗殺殞命，爲公爲私，我非常哀痛的。

首先我要說公樸先生的爲人，我認識公樸還在九一八以前，後來爲了抗日救國，曾經和他合作，他爲人很慷慨，很坦白，待朋友很忠實，做事非常努力，認識他的二十年中間，他雖是過着流動生活，但是他的私人行爲很是嚴肅，一般人容易犯的毛病像金錢男女他絕對不犯的，並且儘量的幫助朋友，自己的需要，擺在後邊所以老是窮困。他的特長，就是在羣衆中間，他能够把幾句話，或幾種動作，頓時誘發全羣的力量，他這種活力，一般朋友很少勝過他的。在民國二十五、六年，上海七君子的人獄，他是其中之一人，但是他被拘禁，不單是那一次，還有民國二十七年，在漢口也有一度失却自由，任何遭遇，他的勇氣總不會因此挫折，今年滄白、較場口，被人毆打，那是大家知道的，他是救國會的一份子，也是民盟的一份子，最近他到昆明去，在民盟方面，並沒有負多少責任，只是爲了戰爭結束，他想把家眷搬回到上海（他是江蘇鎮江人），他的夫人張曼筠女士還在昆明，所以他預備去昆明接他夫人一塊兒回上海，不料在昆明出這種事情。說到他的夫人，能書能畫，是名畫家張曉樓先生的女兒。曉樓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曾任朝鮮新義州領事，也是我的老朋友，爲人高尚淡泊，在流亡生活中，翁婿二人，相依爲命，傳聞最近在峨嵋山出家了，今後曼筠帶她老母和三個孩兒怎樣過活呢？凡是公樸的朋友，一定會放心不下的呀。

公樸臨死留下一句話，「我準備爲民主奮鬥而死」！這一句話的分量等於一篇李公樸先生的全傳，恰好說明了他的一生。

凡人把他的一生，奉行一種主義，若主義是正確的，奉行是真誠的，其人死，其主義不會死，其人死得越慘烈，其主義越越光大，越迅速，越廣遍，這是一部大歷史，很明白告訴我們的，我們敢斷然提出兩句話：
公樸爲民主而死，
民主爲公樸而生！

悼公樸先生

李水儀

八年前我和公樸先生第一次見面於延安，他從「七君子」獄中出來，要上敵後戰場去工作。他在延安的日子裏，是那麼熱心地到處參觀訪問，拿着一根手杖，整天東奔西跑，成了延安各學校和文化機關的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不辭竟去，留給我一個非常熱心的教育工作者的印象。今年四月，我們在重慶再會見，一見面，他就不停地親切地問起延安的人物，延安的學校。他把社會大學介紹給我，並邀我參加社會大學的春季結業典禮。結業大會上，先由各系學員代表報告學習心得，然後公樸先生作總結。我一邊聽，一邊點頭：「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大學！」我想起了八年前他在延安的參觀訪問，想起了我自己在前年陝甘甯邊區文教大會上講過的一句話：「人民的文化事業讓人民自己動手來辦，」又想起了較場口事件和他的受傷。

隔了兩天，我們又會見了，他問我對社會大學的意見，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訴他，他說：「政府不准社會大學立案！」是的，在國民黨獨裁政府下，一切為人民服務的事業都是非法的，不許存在的，社會大學不許存在，和平民主運動不許存在，和平民主運動的領袖人物更不許存在！

李公樸先生和閻一多先生父子，就這樣倒在血泊之中！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國民黨獨裁政府先後暗殺人民領袖李公樸先生和閻一多先生於昆明！

千萬人在悲哀，千萬人在憤怒！

讓我們把怨憤變成力量，踏着李先生和閻先生的血跡前進！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人民一定要勝利！

(七月十七日)

悼李公樸先生

李水儀

公樸先生去了。他並沒有走到十分遠——離我們十分遙遠的地方去。他還在我們的身邊。他講演時洪亮的嗓子；他豪爽的笑容；他那飄飄然的鬚鬚；他高興起來常唱的「俺李遠」——他還不是我們眼前麼？

公樸先生是熱情的人，是願意將事情做好的人，是對自己的信託具有堅強信念的人，是對黑暗勢力不肯低頭的人，是在困難艱苦的環境底下不退縮的人。

就是這樣的性格，使他走上抗拒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政治的道路。十數年如一日，他在飢餓上徘徊；他坐過監牢；他在抗戰火線上度過艱苦的歲月；他挨過打，他挺然不屈的鬥爭。

七月十一日特務政治所發射出來的一顆「特種」子彈，使他最後一滴熱血都流盡了。

但是倒下去的只有他的肉體。他所建立起來的事業，他所培育出來的青年，他所發動起來的運動，在羣衆當中烙印下來的回憶，他留下給親友的思想，這一切，永遠活在人間。

他何曾不在？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今日，劍子手們或許正在舉杯矜功，彈冠相慶。他們必以為打中了公樸先生這樣的目标，就必能對民主運動給以若干打擊，可以嚇退一些不堅定的人，對堅定的人們便以為是下了「血」的警告。

歷史上，幾曾見過暗殺可以打消一個巨大的人民運動？

劍子手們在不久之內，可以得到完全相反，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回答。事實上，公樸先生的犧牲，只燃起了他戰友心中更高的憤怒火焰，只激起了他親友更熾烈的民主鬥爭的意志。沉默的起來說話了，說話的起來行動了。

追悼的眼淚行將變成橫決山河的汎濤。還洪水之下，將淹沒一切腐朽的帝皇及其臣僕，將灌育中華民族子孫萬萬世紀念的革命花朵。

他何曾不在？

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我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

這一壯烈的誓言，決不僅是公樸先生一個人說的話。這是大衆要說的話。這是中華民族每一個優秀兒女要說的話。這不單是具有十數年民主鬥爭傳統的救國會，和今日正向反動政治搏鬥中的民主同盟及為民主而鬥爭的各黨各派的每一個朋友要說的話。同樣的，這也是一百二十萬中國共產黨員，和數百萬解放區內武裝的人民要說的話。

要說的話是一致的。這句就代表着今日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共同要求，共同心理。

這就是：「不民主，毋甯死。」但是，這死，不是祇徒然悲感慷慨，清談避世的「死」，而是如公樸先生所說自己所做的一樣，是在戰鬥上死，是在偉大的民主鬥爭崗位上隨時準備死，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而死。並且這死必可以更激起同志的鬥志，給朋友留下怎樣死的榜樣。中國的人民，就在這標光榮而死的血跡之上，建築起燦爛的殿堂。

公樸先生的「死」，就是給這殿堂又奠砌了一塊基石。看啊，這基石不已經在天天加高了麼？

他何曾不在？

他還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但在另的方面，公樸先生的犧牲，又說明了一個政治的真理。不久以前，還有一些人們，在幻想着「共產黨軍事讓步，國民黨政治讓步」。共產黨在軍事上，已經讓了足夠的步了。六月以來的談判，就是共產黨在東北停戰，恢復交通，整軍復員問題上作了一連串的軍事讓步的紀錄。

然而國民黨的「政治讓步」呢？

暗殺是它的「讓步」，「特種子彈」是它的「讓步」，行將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出現的暗殺潮流便是它的「讓步」。人民的自由在那裏？公樸先生的死是具體的回答。「國民黨政治讓步」的限度在那裏？公樸先生的死是活生生的回答。

醒來罷，這些人們！如果還有任何的想，請看看公樸先生的血！！

它不是在我們眼前麼？！

公樸先生的遺體，很快便付諸熊熊之火，昆明的沃土，不久便葬下他剩下來的一撮骨灰。但聽說，火葬時必有一撮灰由煙囪滾入雲際，散向四方！——他最關心的人的心胸中去。

公樸先生最關心的人是誰呢？

是人民。

人民就起來啊！

為徹底摧毀特務政治而鬥爭！

為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鬥爭！

能在這鬥爭中勝利，

公樸先生不也就永遠在我們眼前麼？

悼李公樸先生

張網伯

十三日清晨，打開報紙，一眼看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消息，「李公樸被狙擊殞命。」這個消息一傳二，二傳三，羣情憤激甚至痛哭失聲，公共團體及與李先生有交誼者，一面致電家屬弔唁。一面向政府控訴，要求緝兇歸案嚴懲。但我們要認定本案是昆明慘案後，重慶廣州北平南京一連串事件的繼續。事後當然有主使的人，即使緝到兇手，也是一個替死鬼無濟於事。正其兇手，有恃無恐，逍遙法外，奈何他不得。在主使者意中，殺一儆百。你們高唱民主反對政府，李公樸便是一個榜樣。威脅我們停止工作。豈知道他們心勞日拙，結果得其反。殺了一個李公樸，到處產生無數的李公樸，真是殺不勝殺。我不相信當局者政策之不智，手段之卑劣，一至於此。用暴力來排除異己，無過昔日的秦始皇，現代的希特勒。結果如何，人人皆知。蔣主席四項諾言，墨迹未乾，各處違犯人民身體自由，指不勝屈。明明出於公開秘密的特務機關。這個機關，一日不取消，人身一日無保障，民主戰士，一日不能高枕無憂。本案發生後，我家人勸我，守口如瓶，明哲保身，我付之一笑。自問年逾花甲，一事無成，枉生斯世。若能追隨李先生，為民主而死，真是死得其所。得全國數千萬人來追悼，天下光榮之事，還有過於此嗎？我不追為李先生哀，而為李先生羨。據聞李先生一生遭遇生死關頭，不下五次，而終不免於被害。求仁得仁，重於泰山，可謂無辜受遺德。

但是我引為最可痛心的，今日國內人才寥落窮乏得可憐。舉世滔滔，盡是阿斗之流。若李公樸先生，身為七君子之一，名聞中外。其學行修養道德文章，人所共仰，千萬中不得一。這是人類菁華，國家瑰寶。政府不知愛護，竟置之死地而後快，誠不知是何心肝。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夫復何言。自從國共對立，不知多多少少青年英俊，慘遭殺害。此風至今未息，所遺留的，盡是粟中秕莠，酒中糟粕。按之天演公例，優勝劣敗，適得其反，可不哀哉。公樸先生死矣，民主運動前途荆棘叢多。我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願與國內同志共勉之，必有以告慰，使李先生含笑於泉下。

追思李公樸先生

陶行知

戰爭、戰爭、戰爭
 戰爭籠罩着天空。
 戰爭籠罩着鄉村。
 戰爭籠罩着都市。
 戰爭籠罩着整個民族的生存。
 只須看一看殺您的子彈從那兒來，
 便知道誰發動這自相殘殺的戰爭。

您爭取民主，反對一黨專政。
 您爭取和平，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
 殺您的人是殺民主，殺和平，
 殺着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一顆兇惡的子彈不是打您一個人，
 是打在四萬五千萬人的心身。

您的死是民主的巨大損失。
 是和平的巨大損失。
 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
 我們要自己為民主和平加倍的努力，
 來補償這巨大的損失。

我們每一個人要為民主和平招兵，
 要召新的同志來彌補這不可補償的巨大損失。
 辦學，辦報，大家來做民主和平的群眾。
 發財，發財，發成民主和平的麵包大家吃，
 使四萬五千萬人每人都有得吃。
 吃得更有力量。

肅清民敵無蹤跡。
 和平最急！
 民主第一！
 我們要做到安居樂業人民萬歲，
 追悼才算完畢！

卅五·七·十八

寫在李聞兩先生

被刺消息傳來之後

周至人

昨夜我寫了一篇抗議李公樸先生被暗殺的文章睡下，今晨聽到又一個民主戰士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民主週刊社門前被人槍殺了。時局已經緊張到這樣子，第一天晚上寫的文章，第二天早上便已失了時效，需要改寫或修正了。我們今日眼前看到一個空前絕後的暗無天日的世界，接着一連串的發生于幾處地方的慘案與暴行之後，昆明一處地方，已有三個民主運動者被槍殺了，這是表示法西斯統治者，便是對於普通統治者所需要的法律條文，社會秩序它都不要。它公開毆打、屠殺，把人民幾萬人捉去，非法地關起來，諸如此類的黑暗手段做了還不夠，今已公然開始用手槍暗殺民主分子了。

這種黑暗，卑劣手段的使用，便是表示法西斯統治將要沒落。決不是還有前途的兆頭，中國過去的專制時代，政治也常常很暴戾的，但是它對待人民却少有陰險的暗殺手段的。今日竟用這種手段了，它告訴我們甚麼意義呢？它是說明法西斯統治者已發見人民的民主要求已是全世界公認的公理，就是想加以罪，也是無法藉口的了。然而自己却不肯放棄反對與仇視，那麼，除了暗殺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呢？

但是請位必定明白：這種法西斯政治能維持幾多時候？我想：恐怕沒有人會相信能夠長久維持下去的。恐怕便是恐懼者自己也就今日幹今日的，不再顧到還有明日！

不過上面說這種政治不能長久維持下去，附帶的條件是人民的民主要求決不會讓步，對於這種恐怖決不會退步！祇有愈加忿怒與激昂，祇有更多的人民踏著李聞二先生的血跡大踏步前進。任法西斯分子對着李聞二先生的屍體

一槍是要打擊任何民主分子的信託，可是人民決不害怕，即使手中沒有槍械，團結也就是武器。人民對於一點一滴的民主也要爭取，已經拿到的一點也不肯放鬆，已經踏進了一步或半步決不容再後退。當然，人民不是站定了任他打擊的，法西斯分子用槍打來，回答是要開政治協商會議！要徹底改組政府！這樣子才能把法西斯政治擊退！他們再開手槍嗎？在比較年老的人裏面，大家固然都很重視自己的生命，不肯浪漫的拋棄的，但如遇有要緊時，也會情甘理得的付出去，一點也不吝惜！如果能夠爭到數分民主，交給我們後輩的中華兒女，莫非還有別的事業比這更光榮的嗎？

民主與法西斯二者是絕對地對立着的，話差不多說完了，抗議也沒有大用處，所剩下來的，人民，民主分子的鮮紅的血已在向全世界的人民控訴。被屠殺的人民也在加強團結中。法西斯由明殺而至暗殺的轉變中傳出一種消息，說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增長中！這是祇要看今後的中華民國走向獨裁還是民主可以證明的。

哀悼與憤慨

包建三

包建三先生說：「李公樸先生不幸被暗殺，噩耗傳來，本人無限哀悼與憤慨。豈知李先生犧牲不及一週，聞一多先生又同樣為民主而犧牲。從李、聞二先生之犧牲，又一次證明民主和平決不會由別人送上來而非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不可，所以我們決不能再存有絲毫等待的心理。」

對於中國人民當前的認識問題，包先生表示：「中國人民雖經過八年抗戰，但對於政治上有清楚認識的仍屬太少，以致造成人民『政盲』的現象，這原因是中國人民的生活向來就是局限於一個狹小的範圍內，對於政治太隔了，我們應負起橋樑的作用，使他們能多對一切政治上的問題得到了解，就以這次我們到南京去請願，在下關遭到暴徒毆打的事來說，我們在候車室裏五、六個鐘點，圍觀的人民很多，可是沒有一個出來阻止的，軍警不能盡保護的責任，這是別有原因的，但這樣多的人竟沒有一個敢出來過問，可見人民對政治的隔膜太利害了。」

包先生最後對此次赴京請願發表意見：「我們這次到南京去請願，完全是我們不能再見國家朝滅亡的路上走，我們再也不能不出來講話，內戰再打下去，外債傾銷過來，中國經濟將要完全崩潰，農民也將因不堪田賦征實

大獨裁者

米谷作



及軍機等等重損而至破產，因此反對內戰，爭取和平，這是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我們應以加倍的努力來使這個要求實現，祇有這樣，我們的紀念李、聞二位先生才算有意義。」

哭公樸

李公樸

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不會死。一多哭着這樣說。是的，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不會死，他活在每一個青年，每一個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心坎中。

我記得，三年前的雙十節。
在昆明昆華女子中學的廣場上，昆明各界慶祝雙十大會。公樸是主席團之一。

正當演講進行中，突然一聲爆炸，聽眾群易奔走，秩序亂了，是公樸，他在講台上用洪大的聲音，指揮糾察員維持秩序。一會兒，特種人員第二度搗亂會場，被羣衆拘捕，人心激昂，一片喊打聲，秩序又亂了，是公樸，出來維持秩序，制止羣衆，和憲警辦交涉。他在台上，在會場中，跑上跑下，用手勢，用呼籲的口氣，和平的交涉，終於使這會開成功。參加的人不但沒有被爆炸聲，毆打聲嚇退，反而更堅定，更踴躍，來參加，來堅持這大會程序的完成，散會時的人數要比開會時增加了三分之一，黑壓壓滿場子都是人。空場上留下一些爆炸過的爆竹，一支手槍，和許多斷爛的椅子。

我記得，幾年來民主的大後方，昆明多少次的大會和遊行，通電和宣言，每次都少不了公樸。

騎了自行車到處接洽的是公樸，滿頭大汗，力竭聲嘶在喊在叫的是公樸，拿了通電宣言的底稿，到處奔走，邀約簽名的是公樸，辦印刷，分發的是公樸，主持民主週刊的是公樸，有些會場中當司儀的是公樸，有些座談會中發言最多的還是公樸。

我記得，過去受了國民黨中傷的毒，公樸蒙受了多少謠言的災害誹謗，中傷。朋友中爲了愛護他，曾引起極嚴厲的指責、批評，有時鬧到面紅耳赤，聲色俱厲，可是公樸，他絕不激動，不憤恨，安詳地含着眼淚解釋，他哭。他用最有力的武器來回答這些莫須有的誹謗、中傷，他在加倍的工作。他說說此評他的人，是他最光榮的朋友、同志。

我記得，他是如何的熱心主持民主週刊和「孩子們」，他天真地在每一期出版後，挾了一大包，到處分送，一手捋鬍子，向你說明這一期是如何的精彩，排版的格式和標題，還有，文章的排列次序是有怎樣的含意。末了，他會說，雖然不錯，缺點是有的，要不客氣地指出。他還會說，來一篇吧，隔天來拿。看他那份神情，安詳微笑，不斷捋鬍子，誇獎自己心愛的刊物，那裏像中年人，那裏像青年人，簡直是孩子，天真，無邪，可愛得令你感動。

我記得，他到了重慶。在重慶工作了八個月。
他和陶行知先生辦社會大學，沒有錢，沒有設備，光憑一張嘴，兩條腿

，辦成了最新型的最合於人民大眾要求的社會大學，他替學生連求帶勸請到國內第一流的教授，他自己被選爲副校長，兼教務主任，兼教授，連被校導師，兼打雜，他每月支薪一萬五千元，他拿了進錢，又是全捐還社學校了。

他爲了促政協的成功，在滄白空舉行的政協會促進會中，他用全力主持，在叫囂，毆打的情況中，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他在較場口的政協會慶祝會中擔任主席，被拉下講台，被拉住鬍子，被打破腦袋，血浸溼了十幾條手巾。可是他氣不餒，不抱怨，他說，還要更努力工作下去。

我記得，在重慶，五月十三日我去看他，住在陋巷中，正在同社大學生結算這一學期的成績，社大學生的成績是由學生自己互相決定的。他高興極了，指給我看，這房子是當年賴奮先生住的，這房子是當年他們一伙人的食堂。我代表一批朋友對他致慰問之意，他只是遺憾的說沒有能做好，他描畫當時的情形，施復亮先生如何被打，馬寅初先生的馬褂等等。我替他慶幸鬍子並沒有如傳說一樣被擄去一半，因此話頭就轉到鬍子上了，他提起當年坐牢會怎樣沾鬍子的光，現在也還是，靠了鬍子，對上一幫人混得到一起，靠了鬍子，和青年人也打得火熱。勸總歸是要勸的，不過，一定要等到和平民主完全實現的一天。附帶，他還責備一多，那末好的一部鬍子，居然捨得，我說，你們是鬍子惜鬍子，他笑了。

第二天，他來回看我，談得更多，他談到他的社會大學，也談到從前的量才補習學校，談到社大在上海北平各都市的發展計劃，也談到他自己今後的工作。他自己認定的工作，除了社大以外，他要用全力來搞好賴奮圖書館，還要幫陶行知先生搞育才大學。當然，他不會忘了他自己的一份小事業，經營了幾年的北門書屋。

他對中國的前途有無比的信心，無比的熱情。他對中國青年，對社會教育，對民主運動，曾盡過最大的努力。他說，他今後還是要用全力全生命來完成他所應做的工作。

他說，一兩天內回昆明。全家到上海是不可能的，不要說生活，連住處也無辦法。因此，回昆明去結束一下北門書屋，安頓了家小。借機會休息一下，把在社大的兩部講稿整理出版。之後，再到香港，轉上海，借朋友家的一席地安頓，好好地爲民主工作。

並且，我們約好在上海，在北平見面。

之後，我記得，第三天，又見面了，在史良先生家裏。

我記得，公樸是那末的活躍，勇敢，富於生命力，那末的安詳，謙虛，願意接受朋友的批評。

微笑，一手將鬍子，是他最躊躇滿志時的神態。

他能笑，笑得喘不過氣來，也能哭，在會場中，在講演時，在私人談話時，他會像孩子那樣的哭，一顆顆的淚珠吊在鬍子上。

我記不得是什麼事了，我們在打賭。他提議說，輸的出一點錢買肉吃，他們家有多少天沒有見過肉，參加打賭的人似乎還有田老大，光未然，一多諸兄。

他喜歡抽煙，美國烟買不起，抽烟斗。有時有人送他一包兩包，也決不肯惜和朋友分享。

衣服靠舊底子，雖然舊，可是極整潔，整潔得叫人看了忘記它的舊。

我記得他這幾年來的一切，也瞭解他的一切。

無端在報紙上見了他的噩耗，公樸，從此永別了。

一個哭過社重遷，哭過翰奮，哭過昆明四烈士，哭過博古，若飛，希夷、郭發的人，今天，輪到我們來哭他了！

這樣一個人的死，如此死法，我們沒有別的話說，僅僅成一句：「公樸，你不會死，你永遠不會死，死去的是一個萬萬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權！」

公樸，我替你寫好了墓誌銘：

七君子之獄，他坐牢沒有死，

較場口血案，他挨打，打破了腦袋，沒有死，

在昆明學院被，被暗殺，他死了。

他爲了團結，抗戰，坐牢，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挨打，

他爲了團結，和平，民主，而死。

這是這個人的一生，爲民主而生，也爲民主而死，

生爲民主鬥士，死爲民主之神！

七月十四日

哭一多

繼李公樸先生之後，同學同事同鄉一多先生又慘遭毒手，他的大兒子立鶴，我的學生，才十八歲的青年也被慘殺了！

四天前哭公樸，今天又哭一多，五天內在昆明同一地區，接連發生兩樁空前殘暴的暗殺案，被殺的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而且都是同盟的中央執行委員，雲南民盟省支部的執行委員，這說明了四項諾言的意義，人權的保障，也說明了現階段的中國政治！

公樸死了，那樣生龍活虎般的人，一個晴天霹靂！

四天之後，一多父子同命，在今晨看到報上消息的時候，目瞪口呆，欲哭無淚，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聲來。

不能說是悲痛，我的心情已經超過了悲痛，也不能說是憤怒，這兩個字實在不夠說明我的情緒。我在哭，在憎恨，在厭惡。

不能說是意外，一兩年來經常在傳說黑名單的故事，在特種報紙和壁報上經常有謾罵的文字，造謠侮罵的文字，早知道敵人是欲置之死地才甘心的。而且，在公樸被狙以後，昆明市上立刻就有第二號第三號的恫嚇，有人勸一多要當心，他說，我已經準備死了。

但是，也不能說是意外，豺狼虎豹的惡毒也有個限度，公樸的尸首還沒有冷，萬萬料不到這樣緊接，一個之後又一個，發生得這樣快，而且是在青天白日！

我不肯哭，但是無法不哭，我哭公樸，哭一多，也在哭我其他能遭受毒手的朋友和同志，我也在哭我自己。

二

我和一多認識，從朋友而同志，不過兩三年。雖然過去幾年都在聯大同事，雖然過去他在清華大學當教授，我在當學生，當助教，當教員，經常有機會見面。

一多比我遲到雲南，他從長沙率領學生步行到昆明。在路上一個多月沒有刮鬍子，到昆明後，發現鬍子長得很體面，索性留起來，成爲美髯公，他顯得意。去年旅行路南遊石林，含着破煙斗，穿一件大棉袍，布鞋，繫脚帶。

，坐在大石頭上歇腳的時候，學生給他拍了一張照，神情極好，喜歡得很，放大了，裝到玻璃框裏，到他家的人，都欣賞照片裏的鬍子。有一次，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在軍部開時事座談會，吃飯的時候，排他和馮友蘭先生上坐，說兩位老先生年高德劭。我插了一句，錯了，德劭而年不高，明年他才四十五歲。

一直到日本投降那天，在鄉下看到了報，立刻叫理髮匠把鬍子剃了，當天下午進城，滿院子的孩子們見了，都響起大拇指，喊「頂好！頂好！」

一部好鬍子配上鬍子發光的眼睛，在演講，在談話緊張的時候，分外覺得話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簡直像照妖鏡，使有虧心事的人對他不取正視。

他為勝利犧牲了鬍子，為民主獻出了生命，獻出了兒子。

天生是一個詩人，雖然有十年不寫詩了，在氣質上，在情感上，即使在政治要求上，還保留了激而激瀾的詩人情調。

強烈的正義感，無顧忌到暢所欲言，有話便說，暢到使人起舞，使人狂醒，也使人捏一把汗。因為這，他抓住幾千幾萬青年的心，每個青年當他是慈父，是長兄，向他訴苦，抱怨，求援，求領導。也因為這，敵人非置之死地不可。

在前年五四的前幾個月，為了一樁事，我去看他。那時，他在昆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担米，一點錢和兩間房子，雖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頓沒一頓的情況已經好多了。

從此以後，我們成為朋友。

五四這一天，在聯大南區十號歷史學會所主辦的晚會上，他指出古書的弊病，尤其是孔家店，非打倒不可。要適應外合，大家來幹。這晚上的盛會建立了近兩年來聯大民主運動的基礎。

之後，幾個月，他參加了民主同盟，由於他的熱心和努力，立刻成為領導人之一。

熱心的情形到這個地步，民盟是沒有錢的，請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時，往往是他自己拿錢寫鋼版，不管多少張，從頭到尾，一筆不苟。

昆明那時還沒有公共汽車，私家也無電話，任何文件要找簽名，跑腿的人一定是一個。要開會，分頭個別口頭通知，他擔任了一份，挨家挨戶跑，跑得一身大汗，從未抱怨過半句。

去年暑假，昆中換校長，新校長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說，只說要

加鐘點，一多明白了，不說什麼，捲起鋪蓋搬家，恰好聯大新蓋了幾所教職員宿舍，抽籤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對面。從此成天在一起，無事不談，也無話不談，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

三

一多的氣質是剛性的，肚子裏有什麼，嘴裏說什麼，從來藏不住話。而且受不了氣。在鄉下住，明白了農民的苦痛，他會氣得說不出話。談到政治上的種種，越談越多，他會一晚睡不着，輾轉反側到天亮。朋友間一言不合，會得當場吵架，眼睛都紅了，口吐白沫。等到誤會消釋以後，又會握手言歡，自動賠不是。

這兩年，經過磨練太多的憂患，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即使在極不愉快的時候，對任何一個來訪的朋友，溫言悅色，從無倦容。並且，他還有一套說服人的本領，左說右說，連求帶勸，一直說到對手同意方甘休。

我和他都有怕開會的毛病，我永遠不長進，直到此刻還如此。可是一多，他一天一天在進步，努力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應到的會無有不出席的，而且，也無不終場。

在宿舍三十三家中，一多夫人說我們兩家最窮。有時早晨茶錢無辦法，彼此通融，一千兩千來回轉。

五個孩子帶一個老女傭，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十天。

兩年前他學會了刻圖章。

這故事包含了血和淚。

他研究古文字學，從龜甲文到金石文，都下過工夫。有一天朋友談起為什麼不學這一行手藝。他立刻買一把刻字刀下鄉，先拿石頭試刻，居然行，再刻象牙，雲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心灰，絕望，還是咬着牙幹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着淚。

以後他就靠這行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

圖章來得少時候，他着急，爲了要換錢。

圖章來得多的時候，更着急，爲的是耽誤他的工作。

聯大分校了，清華復員了，可是他不能走。第一，爲了昆明的民主工作需要他主持，第二，爲了吃飯，在道路上的幾個月中没有圖章生意活不了。雖然遲早不免一走，多換一天到底好一天。第三，一家八口有錢尚且困難，

一個窮教授，也根本走不了。

這樣，他繼續留在昆明，被暗殺在昆明。
「多，我也學你的話「你是不會死的，你是永遠不會死的！」

十七日夜

昆明民主人士的悲憤

潘光旦：

李公樸先生為民主的掙扎而死，死且不朽。實際上公樸先生沒有死，而行將死去的是一切違反民主精神的惡勢力，這不止是信念，也不止是希望，而是事實擺在眼前，朋友們可以無須哭泣了

張奚若：

我對公樸先生被暗殺沒有什麼話可說，我說的社會人士自然明白——這是政治上很卑鄙的手段。用軍警的暴力來威壓政治，是很下等了，再用「暗殺」這是暴力中下等裏最下等的一種，最下等的暴力絕對不能解決政治糾紛，反而使政治鬥爭益加惡化，而絕對達不到他的目的！

楚圖南：

李公樸先生，幾乎以他的一生，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而努力了。這不僅中國民主同盟失去了一主要的支柱，即全國，乃至世界的民主運動，亦失去了一英勇有力的鬥士！我們的悲憤，我們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懷着一切的慘痛，背負着民族和時代的更大的災難，更堅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與民族的敵人鬥爭，與民主的敵人鬥爭。要以真正和平民主，富強康樂的新中國的實現，來完成了李先生的志願，也是我們的志願！

費孝通：

這是結束的開始。公樸先生的血在中國人民爭民主的歷史中劃出一條新的界限，這界限無疑的已接近了光明！「無恥」，這悼公樸不能看到光明的來臨，但是他的血本身創造了光明！「無恥」，這是他臨終時對殺害他的黑暗勢力的最後的斥責。可是，讓我們告慰死者，無恥到這地步，已表明了快到結束。信賴人民，他們會繼續奮鬥！

潘大逵：

「死有重於泰山，死有輕於鴻毛」，公樸先生的死可算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死了。因為他的死是誠如他臨終時所說「爲了民主而死的」。我們除了悲悼外，讓我們繼續死者的遺志以慰死

者於地下焉。

馮素陶：

公樸先生為盡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神聖事業而犧牲，求仁得仁，可以無憾，一個為人民大業獻身的人，個人的生死榮辱是早置之度外的。而敵視人民懼怕光明的東西，想以暴力塞住人民的喉舌，想以血水消滅在慘苦掙扎中茁長着的生機，這簡直是一個愚妄的夢想，血水所將淹沒的，就是那最腐爛的東西。

李何林：

李公樸先生之死，使全世界和平，全中國要求民主解放的人民，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但中國的反動派則失去了全國以致全世界的人心，他們在廣大人民的海裏孤立起來了。

馬伯葦：

我與公樸認識，人很爽快，此次突被人擊殺死了，深為惋惜，但因何致此，不明真相，不便斷言，現在已捕獲嫌疑犯一人？負責當局對此殺人凶犯，自應追究其原因，依法嚴辦，使案情大白，是非自有公論，否則法律失其保障，人民生命隨時在危險之中，引起社會人心不安，來日方長，這實在不是國家走上光明路之福，我們的憂慮在此。

楊玉川：

中國現時正缺有熱忱的愛國者，李公樸先生舉問品德均優，奔走國事多年，為中國不可多得人物，此次在雲南被刺，余是雲南人，深為惋惜，希望政府嚴予查辦，以儆來。

公樸先生不該死

張中府

李公樸先生的被暗殺，當然要給人以極大震動，當然要使得許多人感到極大的憤慨。

以公樸先生這樣一個天真活潑，心直口快，最沒有什麼，有時說話甚至都不考慮的人，竟這樣子遇難了，如何能不使得許多人都感着傷痛？

公樸先生的這樣死法，顯然是天理人情國法所不容。一個國家，但令這有正常的軌道，一定不該容許這類的事件發生。

許多人當都知道，公樸先生所努力的雖然有種種方面，總之不外乎民主運動或救國運動。今日的民主運動原是世界的潮流，國家人民所需要，對於任何人任何方面原都可以有利而無害。從事這樣一個運動就至被暗殺，一定更會使得許多人感意外，引發不平，激起憤慨。

從二月以來的種種不該的事件看起來，本來一個頂平常的民主運動却變

得越來越白熱化起來了。履霜堅冰至，這尤當是使得許多有心人都感到憂慮而不能再掉以輕心的。

要維繫一個社會，最緊要的就是能够事事都訴於理性。假使到了不訴於理性而訴於暴力，訴於暗害陰謀的時候，那就是網紀失墜國，法失靈，無所忌憚，可以無所不至了。那時原來社會也就不能再維繫了。

因此在這兒不能不誠懇明白地指出，這種情形最後受害的却還是「有」的方面，有特權的方面，也就是統治者方面。

統治者本應當是要法的，也應以法，以樹立楷模為手段，到了不能不容亂，甚至導亂，要以亂為手段，那必然是它已成岌岌危殆之勢！

無論一個人，一個黨，一個黨派，為息事寧人，少生枝節起見，總願他能够多多領受歷史的教訓，以及其它一般歷來有效的大道理，就如上說之一點。

本來，一個人要多少與一般人不同，要有所成就，尤有要有所改變，要對社會國家直接有所貢獻，那就隨時隨地都有比平常人較多的不自然而死，而人為而死的可能。舉一個最顯著的例，林肯就是一個。就是羅斯福初年也會挨過一槍，只是別人代死了。

公樸先生孤乎？不孤也！
但是這樣作法，能够擋住大潮流麼？能够妨礙或防止一個像民主運動一類的正當運動麼？但令歷史可信，這顯然都是不可能的，只令人嘆惜其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緣木求魚，徒勞無補，而且後必有災而已！

嗚呼，一多先生！

張中甫

因公樸先生的被暗殺，許多人所受的震動還沒有完，萬想不到就在五天之內，就有聞一多先生來繼之。

發動這種行動的人真太不怕被人聽聞了！

國法，司地方治安之責的，一定有人會疑問，都那裏去了，乃令光天化日之下，一省省會之中，對於社會不為無名的人物，這樣的暗殺事件，竟一之不已，又繼以再！

就在前兩天，在我悼念公樸先生的短文裏，我曾說到他孤，當時就覺着則成語盡罷，誰意料到竟居然這樣快就應在一多先生身上！

一多先生的這樣慘死簡直是出乎人的意外！

我與一多先生似乎並無深交，但却曾在清華六年共事。

那時大家同住在北平郊外校內，縱不很常相往還，關係也會自然親切。有一次的情景，更始終使我不能忘懷。

民國廿五年我因領導華北救國運動被捕入獄。事解後依然回校講學。不久暑假，本尚有一年聘約未滿，而且照章本應享受出國休假的待遇。然而一紙書來，我被解聘了。在我尚未及搬出學校的時候，一夕在城內同校的汽車站上，遇到一多先生。闊然相對，愀然地對我說，「我感着無話可說」。

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如在目前。那時他那種「脈脈含情」的情形，我是始終不能忘的。

雖然彼此所講之學不同，當時行動見解彼此也還不盡一致，但我却相信彼此之間久已有了神交。

一多先生雖然一向是一個靜默治學的人，但從那次汽車站的情形，我却深深曉得了他其實乃充滿了一身的正義感與人間情。

現在許多人都曉得一多先生專精毛詩楚辭了。三年前我在滬掌編圖書季刊，曾承他以「詩經新義」相投，只周南部分，長約二萬言，已頗可見他用力之勤，所獲之精。但以似未完篇，直至今春始編入付刊，誰竟料到竟成了他的遺文！

許多人都都曉得，這幾年來，因生活的高壓，教書不能養家，教課之餘，一多先生乃勉以為人刻章自給。

對於這樣一個學者，對於這樣一個一向沉默，刻苦自勵的學者，國家平日既未能使他生活無憂，講學無擾；而現在只因他隨和潮流，發於不忍之心，喊了幾聲民主，就看着他這樣遇害慘死了！

凡是猶以國家為念的人，凡是對於國家這感有責任心的人，誰還能忍受這個？誰還忍容許這個？

嗚呼！一多先生，你是為民主而殺身了。但是許多人一定可以共信，民主一定不會辜負了你！

關於公樸一多兩先生的相繼被狙身死，一般的表示，一般的要求，已有許多方面在作。我是一個弄哲學的人，我不能不并向深處遠處看，我不能不告訴一切人，要維繫社會只有訴於理性。同時，我更不能不正告世人，要狂暴行，絕對達不到任何目的！

殉道者李公樸

沈仲有

前天突然在報上看到李公樸兄被刺的不幸消息，感覺無限的悲憤。他的死顯然與國內的政局有關。很多人認為他奔走和平民主，殉國而死，但也許很少人知道他是一個篤信宗教的基督徒。他的死更證明他是一位殉道者！

他與我在宗教信仰上是同道；在教育事業上是同工（他從事社會教育，我從事學校教育）；只有在政治派別上非「同志」（他是民盟中委，我是無黨派的）。但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運動中，僅僅政治上的派別，並不妨礙我們思想上和行動上的團結一致。正如我們唸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時候，雖非國民黨員，却深深地感覺他偉大的呼召。所以公樸作為一個民主戰士，還是我們無黨派者的同志。

我在廿餘年前認識了公樸，那時他還是滬江大學的學生。我與前滬大校長劉湛恩先生同時任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幹事。在集會中第一次見了公樸，從此就做了追求真理，砥礪人格的同道好友。後來他畢業了，由教會資助到外國去，過了一段勤工儉學的生活，更進一步體驗了宗教的信仰。它回國後對於基督教青年會一直參加服務工作。起先我們一班青年會的同鄉——吳耀宗、徐賢謙諸先生——發起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公樸以學生領袖地位積極參加。我還記得在大革命時代，我們在南京開會，起草「中基學運」的宗旨。公樸和我也參加討論。經過多次修改，最後通過如下：——本耶穌的精神，結合青年同志，養成健全人格，實行革命，謀大眾生活的解放與發展。——這樣看來，我們原來早就是「同志」了。原來公樸畢生從事於民主運動，不過是實踐了「中基學運」的宗旨。他的最後犧牲也就是貫徹了這一使命。他既是行道者，更是殉道者。

在這戰後的新世界，人類普遍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天國的降臨。但天國愈逼近，魔鬼的阻力愈大，基督徒的任務也就愈艱巨。我們的先知——劉湛恩和他的學生李公樸——先後陷於魔手，倒下去了。只留下了我們，來踏著他們已經走過了十字架的道路，邁步前進，直到上帝天國的降臨！

望着雲南痛哭

沈

七月十三日我滯留枕未起，女兒大為由樓下帶報紙上來，告訴我說：

「爸，李公樸先生被刺了！」
我趕忙接過報紙細看，真不能相信這會是真的，但又無可置喙，我禁不住哀悼和憤慨。我立即起來寫了一篇「大家準備好了沒有？」投給週報，這是因公樸臨終時會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

七月十六日，民主同盟沈鈞儒先生等在南海花園招待文化界，我也被邀參加。關於李公樸先生的死，及追悼籌備，郭沫若先生主張公樸一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非民盟所得私有，應舉行人民公葬。我們大家深表贊同。我提到昆明的情形，覺得聯大北遷，許多文化工作者相繼復員以後，以致留昆的文化戰士過於暴露，公樸以後，深為一多憂危。我說：

現在我們最担心的算是聞一多先生了。

萬不料就在十六日深夜，主婢兄從報館裏打電話來說：「你不幸而曾中。」原來聞先生就在昨天午後從民主週刊社回家的時候被刺了，中了八彈，死得極慘。他的公子立鶴也同時被中五彈，一腿已斷，命在旦夕。

這真是言語道斷！

這還成個什麼國，什麼世界！

但在一多先生也許不是太意外的。他早已知道民主的代價是什麼。據時代日報訊，李公樸先生被刺送醫院，一多先生便趕去探問。當時有一位朋友勸一多先生早些回家。說據風聞，他也是暴徒們的狙擊目標之一。但一多先生不為動。俯視剛斷氣的公樸先生說：

——公樸為民主而死，我也準備為民主而死。

李、聞兩先生算是求仁得仁，但是天下愛自由民主的人士難道真個坐視他們血淋淋地犧牲，坐聽他們的夫人和遺孤們的慘呼哀啼而無所動？當然許多言論機關都趁此時被緊急封鎖扣押，連文匯報也被封閉七日，人民的吼聲似乎是暫時無法傳達的，相反的是聚蚊成雷，滿耳對事件的歪曲報導，對死者的進一步的譏諷，甚至企圖再度嫁禍傍人，製造第二次義勇事件。

但人民的吼聲是不可壓碎的，正義是不可歪曲的，民主是不可暗殺的。民主戰士們還要繼續遭受犧牲吧，但民主的大潮終將澎湃澎湃將不可阻遏！

李聞兩先生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而一多先生尤甚。李先生在昆明經營一井「北門書屋」，雖則生意清淡，還能勉強維持。一多先生孩子多，大學教授所入不敷開支，還靠在那個中學兼課。他是對於金石有興趣的，

常以餘力替人治印，我對於他的鑲鑽技術非常驚歎。

——「啊呀，想不到聞先生還有這一手。那一天我也要請你替我刻一顆。」

——「好，你帶石頭來讓我學習學習。」

他說話老是那麼謙虛而有風趣。有一次，當昆明學生慘案爆發，定期公祭四烈士。民主週刊社由潘光旦先生擬了一首輓聯交聞先生揮毫，只記得下聯是「民不畏死，如何勿思。」文既古雅，聞先生又寫的是小篆。雖則傍邊用小字註出原文，但觀衆誰去仔細考究？也可知道這位忠勇奮發的民主戰士還隨時流露「學究作風」。但連這樣民主學究都不能容的中國，却是何等可咀咒的中國。

——「多先生受聯大及整個昆明學生界的愛戴是無可比擬的。祇要是他講演，學生們是隨着他的笑而笑，隨着他的悲而悲，隨着他的怒吼而怒吼！政治性的講演之外，我還聽他在五四文藝節檢討過新詩。他舉出艾青和許多現代詩人的作品做例子而評論其得失；指出何者是通過生活喊出了人民的聲音，何者仍有觀念論的殘餘。那次的講演真是妙趣橫生，辯才無礙，聽者數千人擊節不置。」

——「多是一位苦行的學者。抗戰初期他由湘經黔入滇。凡步行一月有餘，雖有人勸他乘車，他堅決拒絕，始終不肯脫離學生隊伍。但起先他主要的還是一位皓首窮經（詩）的學者，不大管外事的。數萬里的流離轉徙使他目擊抗戰中國的殘酷現實。一個有學術良心的人一旦對現實覺醒了，會加倍勇敢地擁護真理，參加現實鬥爭也是極自然的事。」

——「當你們革命的時候，我還在鑽牛角尖。這是一多先生常說的話。但許多曾經是「革命健將」的先生們，面對一多先生獅子般奮勇猛烈的姿態，不僅要覺得一多先生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而自願其退嬰怯懦，真不知要怎樣慚愧啊！」

這樣聞先生就被那些反民主的陰謀家所嫉恨長忌，欲得而甘心了。這樣聞先生便繼公樸先生血跡之後也倒下了。

天下愛自由爭民主的人都望着雲南痛哭。
公樸先生想不到在較場口被打之後再在昆明被刺。他歎息他「不死於較場口而死於昆明」。他痛恨陰謀家的手段太卑鄙了。一多先生却明知內戰再起，危機未已，他可能遭遇和公樸先生同樣的運命，但他像過去徒步旅行中不肯坐車一樣，始終守住崗位不逃，等待為民主流血。他真有成成政變時譚

復生的精神。

不用懷疑，民主的花必用兩先生的血而滋長而怒放！

李公樸先生那里會死呢？

鄭知山

傳人用墨來寫「謫言」；

幫兇者用墨來寫「謫言」；

李公樸用血畫出了兇手們的「廬山真面目」。

X X X X X X X

卵石頭打人是石器時代；

用手槍暗殺是鐵器時代；

公樸先生何幸，在一個國度，刺進了兩個「處世」！（見十五日民主報自由談）

從這兩段新釘鐵線對於李公樸先生之被特務狙擊殉難的憤怒文字——如鋼一般硬，火一般熱的憤怒文字來看，李公樸先生之死，對於反動面目在大民大眾面前，暴露得更清楚，只是把李公樸先生的人格，表現得更偉大。

李公樸先生是為民主和平的奮鬥而被刺的，反動統治者刺死他，是為着壓制民主和平運動。我敢斷言：李公樸先生之被刺，決不是民主和平運動的被阻抑，而是民主運動的被擴大，被昂揚。

然而反動統治者為什麼要這樣幹呢？這容易答覆：要不這樣幹，就不是反動統治者了。

另外，「目前中國反動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們的強大和有生命，而是表示他們的軟弱和迴光返照。」

屬筆至此，報人送來新民報晚刊，第一版就載有一段消息：

「李公樸十一日晚飲彈倒地後，曾為附近市民及路過雲大同學送往雲大醫院治療，經醫生檢查腸子，被擊穿三處，臨死時神志清醒，曾言：「此種手段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

反動派聽着！你擁有軍隊、警察、憲兵、監獄、法庭，那麼多，却對手無寸鐵的李公樸，只能偷偷摸摸地採取暗殺手段，此種手段真是太卑鄙了。「我已準備好了，為民主而死！」這是何等胸襟，何等從容！何等偉

六！
在較場口事件後，李公樸先生就會經留下了他英勇的誓言：「一定要爲民主和平，爲老百姓事業，幹到底，幹到底！」

李先生已是英勇的實踐他的「誓言」了；當局的「四項諾言」呢？

李先生那樣偉大崇高；反動派是那樣卑鄙無恥！暴徒的一槍，打痛的誠然是李先生，倒下去的將是反動派自己！

爲老百姓的事業是不朽的，李公樸先生那里會死呢？

一九四六·七·十六日

悼李聞二先生

西諦

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在五天之內，相繼被暴徒狙擊而死。他們爲呼籲和平，爭取民主而死，死得光榮！他們不能見到民主、自由、和平、強盛的中國的建立而死，死得不瞑目！

他們竟以呼籲和平，爭取民主，而爲暴徒們置之死地；則暴徒們之不欲「和平」，反對「民主」可知。暴徒們欲以此種不名譽的卑鄙的暗殺舉動來威脅或削弱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力量，徒見其不自量而已。暴力是絕對的不能威脅或削弱這種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普遍要求的。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人民領袖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來呼籲，來爭取，手無寸鐵、心無城府，決不料會有暴力來「打」，乃至來「暗殺」的；所以，他們不加防備，也不想有什麼防備；而竟被「打」了，被「暗殺」了！這是什麼一個「暗殺」的世界呢！恰似以證明這黑暗的世界，非加強加速的爭取民主，呼籲和平不可！否則，人人均可被打，被暗殺，隨時隨地，都可被打，被暗殺的。法律何在？社會的秩序云何？保障人權的諾言何用？竟連最起碼的生命保障，也都得不到保障了，還談得到什麼別的自由和保障嗎？在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的人民領袖們以身許國，生死早置之度外，他們豈能因受到恐嚇而便退後一步半步！徒見使用暴力的暗殺暴徒們的愚蠢和不光明而已。爭鬥應該堂堂正正的對壘，豈能用冷箭傷人，乃至殺人！我們絕對的反對以暴易暴，所以，我們只開口和筆來爭鬥，來呼籲。對壘的人，却使用了暴力來對付，恰足以表示他們的無力與怯弱，無力於爭鬥，怯弱於辯難而已。

我們哀悼李、聞二位先烈的死；不僅僅哀悼而已，應該本著大無畏的精神，不退後半步，更堅強的更大聲疾呼的來呼籲和平，爭取民主，達到和平建國、民主、自由的目的；惟有這樣，才可以安慰二先生在天之靈。

多說也沒有用，只說幾句

葉聖陶

緊接著李公樸先生的被害，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的消息，又赫然在報紙上出現了。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是被誰暗殺的，誰都清楚。儘管罪惡的製造者用種種方法掩飾，掩飾得非常巧妙，都沒有用。

「暗殺是最卑怯無恥的行爲，」「政治暗殺足以招致國家於亂」，把這一類的話對罪惡的製造者說，顯然是無用的。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從自身的利害上再想一想。使用這種殘暴恐怖的手段，是不是真能夠把人民的聲音壓下去？還是會更激怒人民，引起人民用行動來答覆？「人生自古誰無死，」今天，爲爭取民主與和平而呼號的人士，沒有一個怕死的。被壓榨得再無法生存下去的老百姓，也沒有一個怕死的。

在人民的世紀裏，寬容許這種卑劣殘暴，滅絕人性而事件在中國發生，這是全中國人的恥辱，也是全人類的恥辱。我要向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控訴，大家要用行動來洗雪這種恥辱。

紀念公樸先生，要加倍加強 努力奮鬥促進民主！

王造時 七月十六日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

偉大楷模！

張西曼

一旦中國仍有封建制度殘餘，
一旦中國政治仍在繼續黑暗，
無疑地，被壓迫的廣大羣衆中間，
必有解放思想與力量的形成，增長。

這種不可抗的思想力量的形成，增長

就是千千萬萬民主戰士的化身！

他們在每個角落裏英勇奮鬥，

爲廣大羣衆的解放而流血犧牲。

一個個的流血犧牲，

一個個的前仆後繼，

他們愛國心頭的烈焰

並不能因反動勢力的高壓而滅熄。

這種愛國心頭的烈焰

要在每個被壓迫者的心頭燃燒起來，

如是萬衆一心地舉起解放大纛

將那一切反動勢力踏成塵埃。

但是中國民主戰士的任務

在爭取雙重壓迫的解放；

所以任務是加倍的艱鉅，

更不能求收效于旦夕。

我們知友中的李公樸

是民主戰線的先鋒軍；

他的廣長舌與生花筆

多年無情地打擊敵人。

他們陰狠狡詐之徒

早已伸出血魔之手。

在在造成白色的恐慌，
滄白堂、較場口上暴露了部分的冤醜。

最後，昆明黑暗中的一擊，

要使民主戰線發生戰慄。

不，民主戰線絕不戰慄，動搖，

反要因此加強憤恨與鬥爭勇氣。

公樸，我們民主戰士的偉大楷模，

你那精忠報國的精神永遠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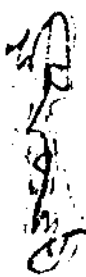
我們同你一樣的堅強英勇，

不達到自由民主的目的誓不終止！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于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

爲李 聞二先生被刺向

全世界人民控訴



李公樸先生被狙擊殞命六十七小時後，聞一多先生又被刺殞命了！

因爲與公樸先生私交較深，聞公樸之死，悲感的情緒高於憤怒，所以二

日來心緒惡劣，紊亂得不能理事，但聽到聞一多先生又被刺後，則悲感的情

緒完全沒有了，只有憤怒，只有不可抑止的憤怒，充滿我全身每一根血管！

我整夜不能入睡，我深深覺得中國老百姓善意的要求改革內政，要求國內和

平，已經到了完全被拒絕，與人民對立的統治者已經決心向徒手人民開戰

了！二位先生的被刺就是向全中國人民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中國的民族性是保守的，中國的人民有最大的忍耐力來承受一切苦難與

壓迫，因爲中國幾千年來的一部歷史，就是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歷史，幾千

年來，中國的老百姓都生活在壓迫與災害之中，在歷史上有名的漢唐之治，

也不過是人民稍有喘息的機會而已。因此保守與忍耐竟成了中國民族的天性

，也因爲有這些天性，到了今天政治腐敗到如此，經濟危機嚴重到如此，而

內戰給人民的災害到了人民無以爲生的時候！——比時代雜誌所載重政府還更

壞的時候，中國的人民，還沒有意思要解除我在統治者的政權，中國人只民不過向現在的統治者要求改善內政，要求停止內戰，要求能建設中國，要求有人的權利，要求可以生活，但是中國的人民竟連善意的要求都沒有自由，都要遭到慘殺，這表示中國的統治者決心壞到底，決心與全國人民為敵，決心陷全國於恐怖之中，決心毀滅中國！

但是中國人民的保守與忍耐也有限度，在歷史上我們看到過「逼上梁山」的事實，搜完人民的武器，竹桿也可以起義，而且殘暴的統治者終於被竹竿打倒，這並不是竹竿勝過刀槍銳利，而是人民一致意志的威力不可當。聞一多教授與李公樸先生因為致力於人民共同的要求和平民主而竟遭慘殺，那末全國人民的保守與忍耐，也就趨到限度了。過了限度以後是什麼，歷史上已有明證，——全人類的歷史有一個通義，就是凡與人民為敵者，人民必斃之！

恐怖將蔓延到什麼程度，沒有人知道，全國人民，人人自危，近日上海謠言更多，更是不可終日，這次打倒法西斯的世界大戰，中國竟不幸列入同盟國，以致法西斯的餘威得在中國迅速高漲，中國竟成了打倒法西斯後唯一培養法西斯細菌的溫床，中國法西斯的被保留、擴大，不僅危害了中國人民，也將危害全世界人民。聞一多教授與李公樸先生之被害，只是中國法西斯的毒炎向全世界人民挑戰的第一聲號砲，為了整個人類的安全，我向全世界愛好和平自由的人民控訴，我們不能厚待中國的法西斯，全世界人民有義務來幫助中國人民共同消滅這人類的公敵，像共同消滅德義日一樣的努力來消滅中國法西斯，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將毀滅在中國法西斯手裏！

大家都來說公道話 傅彤然

李公樸先生和聞一多先生，都是民主同盟的負責人。他們的被暗殺，是政治性暗殺。政治鬥爭已經使用到暗殺的手段，還有什麼話可說！

發縱指使者以為可以用暗殺的手段來排除異己，鎮壓「反動」。那真是愚蠢到極點的想法。今天，人民所需要的是民主與和平，民主和平一天不實現，爭取民主和平的運動一天不會停止。壓迫越重，反抗的力量越大，殺掉了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會有千百萬位像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人產生出來

的。

上面的話，只是從客觀上立論。如果拿這個話去問淺薄階層說，其實也是多餘的。自世界裏，有那燒撲火的現象，人類社會裏也同樣存在著。一個落入水中而快要滅頂的人，最好的自救辦法，該是安靜地，放平身子，讓身子浮起水面來。可是事實上，他決不遺棄理智。他偏亂拚亂動，直到溺斃了才罷休。

李公樸先生，最初是學教育的，後來參加救亡運動了。聞一多先生，大家知道他，原是個「安分守己」，從事於創作和研究的詩人，抗戰之後，對現實政治太看不過去了，抑止不住正義感，才從書齋裏跑出來說話，才參加民主同盟工作。這樣的人，竟也被暗殺了。我的政治照現在那樣子去，非搞到每一個人都不能安居樂業為止。我希望每一位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都來說一些公道話。

悼李公樸先生

聞一多先生

西安李敦仁先生被暴徒捕殺，經七十日了，經過民盟的抗議和社會的呼籲，尚沒得到一點的回聲，昆明現又發生兩大警人的暗殺案件：李公樸先生於七月十一日夜間，剛被暴徒暗殺了，我們正在萬分悲憤中，過了四日，（七月十五日下午），聞一多先生又被暴徒暗殺了，並且把他的兒子義和亦刺傷甚重！李聞兩先生是手無寸鐵的民主運動領導者，他們一向主張以和平方法和政治方式解決國內問題，今竟接續地慘遭暗殺，是主張和平民主者均有隨時隨地被暗殺的危險，勢必造成全國的恐怖局面！

我和公樸初認識，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抗戰爆發以後，我們在漢口又遇見，那時他正忙著準備赴臨汾，創辦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沒有得到暢談的機會。二十九年的冬天，我由巴東到老河口，正在保康境內開雙輪等船，忽然看見一肩行李，後面跟着一位身着舊皮衣的半老頭子，我大聲問：「你是不是公樸呢？」他立即答應：「是呀！你為何也到這裏來了？」我告以經過，並以天將黑了，勸其留宿一夜。經過那次暢談，我不但從他的口裏中了解華北和華中各地情形，並且對公樸的志行已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自從那次分別，他向西平我向東來，其中不見者將近三年，音信亦未通過。至三十二年春間，我到昆明，又與公樸相遇，並且為我介紹許多新朋友。我在混

忽忽住了三年多，常和公樸討論問題，一切的看法和做法雖大體相同，但是爲求理論之正確和工作之進展，亦有不少的辯論和批評。

公樸自參加救國運動以至民主運動，不僅有了多年一貫的主張，而且有了堅決不拔的精神。所以爲了救國運動，他曾被囚於蘇州，爲了和平運動，他曾被毆於重慶，每遭一次打擊，他不但灰心不餒氣，反而比從前更勇敢，更堅決。他在昆明，聞早有特務注意他的活動，夜黑常有人站在他的門前，友人曾經給以警告，他答以：「我們的死早經注定了，還怕什麼？」今春在較場口被毆，友人多往慰問，他說：「我這次沒有被打死，還是責任未了，以後應當繼續幹下去。」

公樸除有正確的認識和苦幹的精神以外，並有不少的美德和特長。他對朋友極熱情，既坦白，能說即說，決不推諉或敷衍。其次，他做事很有條理，並且很能吃苦，每天早起總是把當天應做的事情記下來，騎了自轉車出走，依次辦清，才回來吃午飯。他最大的特長，是善於佈置和維持會場，每次大的集會，多由他很快地佈置成功。若是遭到暴徒的搗亂，他便可輕輕地應付過去，不至鬧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重慶滄白堂每次開會，大都靠他來維持，就是個例子。這是他的特長之所在，也是他招恨之所在。反動份子看他有這樣特長，以爲一切都是他做成的，只要把他暗殺了，民主運動即可從此消沉下去！

我和一多向不相識，到昆明第二年才和他見過面，因爲他待人那樣誠懇和熱情，一見面便成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好友。就我二三年來的接觸，他不僅是有道德有學問的純良學者，而且是有魄力有魄力的民主戰士。

一多自留美歸來，就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並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爲期已經十多年了。他不僅對於中國文學和儒家思想有深的研究，且對於書法，石刻，以及各種文藝亦有深的研究，誠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同時，他一向不談政治，專門研究學問，可以說是一位無黨派向學者！近三四年來，他目睹一黨政治太腐敗，內心刺激太深刻，並且認定其原因在於不民主，民盟的政治主張又適合當前的需用，故自三十三年秋間決然加入民盟。

一多不但有了正確的思想，而且以科學方法研究儒家學說，不但有了熱烈的情感，而且以實際經驗指導青年學習，所以他每次在大會上講演，確能抓住聽衆的心理，提高會場的空氣，有時青年聽到他的演說，竟爲之感動而流淚！由三十二年「五四」晚會以後，昆明每次大的紀念會或講演會，盡無

一次不請他出來指導，雖有時他因病不能出席，青年們還是一再懇求他親自到會，幾有他不到會就失掉中心了。

一多的家口很重，兒女五人都在求學時期，每到開學的時候，他總是無慮無錢繳費。他每月薪津到手，至多能維持十天，其餘二十天是靠辛辛苦苦地爲人家刻私章來彌補。所以他每天下課後，即匆匆忙忙跑回家去刻章，有時白天沒有動手，夜間還要補刻。倘使夜間又有客來，他即一面刻章，一面談話，幾無一刻放鬆的。他的工作如此緊張，生活還是無一點改善，他的吃是很粗的飯菜，穿的是很破的衣服，始終能澹然自處。處在這樣艱苦生活的下面，仍抽出寶貴的時間出來奔走，其目的無非是爲國爲民，今竟與公樸同遭政治上的暗殺！既殺其父，復傷其子，而使全家生活立時陷於絕境，更爲可痛！

公樸一多既相繼遇害，政府有沒有懲究的決心和撫卹的辦法，當然要看他有沒有維持法紀和保障人權的誠意來決定。他們遺下來的重大責任，我們後死者只有加強團結，加緊努力，使和平早日成功，民主早日實現，以慰死者在天之靈！

悼公樸先生

子子

公樸先生被刺的消息傳來，我簡直不敢相信，但，公樸先生終於爲爭取民主而犧牲了！這個社會成了什麼樣子，我們真不敢想像！

我與公樸先生往來不多，但他爲人的勤苦與熱情，始終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終日爲民主運動奔忙，對於自己處境的艱苦，總是忍受下去，很少作什麼打算，這次他的不幸，與他這種性格不無關係。五月間他由重慶去昆明，打算很快搬家到上海，但是在物價高漲的今天，一家大小五口，從昆明遷上海，窮如水洗之如李公，談何容易！他到了昆明，不作搬設計，終日又爲民主運動忙，因此便在昆明拖下來，一天拖，兩天拖，拖到最後以至慘遭毒手。他這種精神，足爲後死者榜樣，但他的處境，實在值得許多民主運動的朋友們深省！「民主」在中國恐怕還渺茫的很，在這條線上努力的朋友們，必須切實實行「互助一體」的精神，才能真正加強民主的力量，我希望每個悼念公樸先生的朋友，要拿行動來悼念！

痛哭公樸先生

沈光

在全世界人士驚異的目光下，在全中國人民悲憤的心情下，公樸先生：你背負着這古老中國給你的苦難，你背負着廣大人民給你的期望，撒手去了，這一去，竟永不回頭！

擦一擦眼睛，竟有這樣的事情麼？有！你說——「荒謬」？不錯，是荒謬！你罵——「無恥」？不錯，是無恥！世界上竟有這樣難於相信的真實，真叫人不得不悲憤而嘆了。統治者！你的手法是進步了？還是愚笨了？

更可怕的，四天以後，又一個暗殺案來了，聞一多先生亦遭暗算。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站在民主同盟的立場，我們高呼：我們不饒恕！

民主同盟是一個沒有武力的政黨，我們也不準備建設武力作我們政爭的工具，我們所爭取的是和平、民主，我們只要求一個環境，在這環境裏人民充分自由，生活充分保障，政爭全靠政治家的嘴巴和人民的選舉票。然而在今天，是不是要「逼上梁山」，要我們也去採取嘴巴以外的方法呢？

愚蠢的統治者！人民要裁判你，歷史要裁判你的！

敬悼李公樸
聞一多兩位同志

文立

我們真是悲痛極了！我們的同志，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不幸先後慘遭法西斯的特務份子無恥的殺了！這樣窮兇極惡殘酷的對待我們的同志。我們爲了兩位同志和全國苦難日益深重的人民，誓必剷除法西斯的統治和特務組織，解放人民，完成兩位同志生前未盡的責任，而爲兩位同志報仇雪恨。

我和李聞兩先生，是在近兩三年在昆明共工作的，公樸同志是民盟前屆滇省支部執委兼宣傳部長，一多同志是本屆滇省支部執委兼宣傳部長，兩位同是本屆的中央執行委員，李同志還兼民主教育委員會的副主委，所以都是民主運動負責的領導者。他兩位在學術修養生活方式上雖各有不同，在工作上有着共同之點令人敬仰者：

一、他們都重視羣衆，認識真理，他們雖然担負領導工作，然而他們的生括是和羣衆分不開的，因爲他們瞭解團結就是力量，所以羣衆經常的圍繞在他兩位先生的周圍。

二、他們都有最高度的熱情，領導羣衆奮鬥。

三、他們都有毅力和勇氣，決非威逼利誘迫害所能屈服軟化和逃避的。所以他們參加民盟兩年以來，爲時雖很短暫，然而他們的努力，已爲民盟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和光輝。

公樸同志誰都知道他終其生爲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如領導救亡，參加抗戰，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呼籲和平……他無不勇於參加，平時從事文化出版，民衆教育事業，亦從未脫離過民主的立場。當他在抗戰中期因政治環境惡劣暫居昆明，也從未阻住了發揮他的活力，無論他在文化界在金融界在教會，青年也好婦女也好，凡是他的朋友，他總聯絡起來組織一些座談會，讀書會……所以抗戰末期的昆明民運之高漲，公樸同志早已爲之做了些啓蒙工作，奠定了民運的初基的。

一多同志他是一位民主的文藝家，記得他在三年前的詩人節，他給屈原一個嚴正的批判，大意說屈原自命孤高，其實和一般貴族階級幫閑的文人沒有什麼分別，因爲君主時代，除了君主之外，全是奴隸；幫閑的文人是高等奴隸（可以不事生產），廣義的說屈原和媚優之流無甚分別，縱然離騷詞句很美，那也因爲得不着「爲悅己者容」發出可憐的幽怨之聲吧了。他爲了得不着楚王的歡心而自殺，並不是爲了人民大眾的疾苦，爲了人民要做主人的奮鬥而犧牲，爲什麼值得受大家的尊敬？……去年他還寫了一篇「中國儒家思想」，說明中國自商周以來的奴隸社會之所以構成的經濟背景，並由文字學解釋「儒」字，就是奴隸，因爲當時強者掠奪弱者，被掠奪者征服的異族，就是罪犯、俘虜、奴役、文身刺面、囚首垢面，因之羞稱，古即「儒」字，後即「儒」字，「儒」者羞稱之貌，不配以人稱，而以「儒」稱，就是奴隸。逐漸有較聰敏善體主子意思的奴隸，主人置於左右總差遣（幫閑文人），免事生產習文藝，久之，他們成了高等奴隸，就幫同主子壓迫其他的勞動奴隸。於是產生了士大夫階級，於是產生了衛道的儒家思想，維持主子的統治。他引經據典，寫得學問非常淵博而有條理。一多先生又是文協昆明分會負責人之一，在他領導的文藝集會不知多少次，尤其他又是西南聯大的名教授，聯大同學在昆明時有一新詩社，常常主持許多大規模的詩晚會，一羣羣純潔而熱情的青年，大批的參加寫作，朗誦，發出民主的吼聲，給人以深刻的吸引力和感動，昆明學生運動的領導，聞先生是有莫大的功力的。

抗戰末期直到現在，昆明的民主運動是和兩位殉難的同志血肉相連的，

這裏略述其經過情形，就知道今後民主的道路上是如何還需要他們呀！

一九四四年雙十節，是昆明的民運向市民展開的開始。在法西斯統治的高壓下，人民本沒有集會的自由，也沒有自動的紀念國慶自由！民盟爲了開始以行動來爭取人民的自由，就籌開了一個露天各界人民紀念雙十節大會，當然反動者是不容的，派了許多特務徒去搗亂會場，當天公樸一多兩同志都是主席團之一，開會的時候，特務搗亂三次，以大砲仗響聲代替槍聲嚇得毫無經驗的羣衆滿場混亂了，互相推擠擠擠起來，婦女們受傷流血的不少，但大會的秩序每次都在他二位指揮之下恢復原狀，終於更加熱烈與興奮的閉到結束。十二月的護國紀念，是被反動者明令取消了的有歷史意義的節目，這是雲南最光輝的紀念日，又是應當以行動爭取的一天。大家因有了雙十節的鬥爭經驗，佈置得非常嚴密，井井有條，一多同志是大會主席團，公樸同志是大會總指揮，不但是比頭一次更聲勢浩大的開了羣衆大會，而且破天荒的舉行了遊行。特務們不能不做跡了。一九四五年的「五四」，又是被反動者會經取消了的青年運動紀念日，又是文藝節，那些時日一多同志成日成夜的被青年朋友包圍了，除了當入的紀念大會之外，舉行了多天的以多種方式的會議，團結了多方面的青年，在民主運動的旗幟之下，全市學生大團結起來，學聯會的成立是這次「五四」紀念的收穫。此後每一次大的集會和行動，李聞二位同志都參加了策劃和行動的領導。總之，他們都是民主運動不可少的導師，每當反民主勢力向我們壓迫和襲擊的時候，他兩位都是不避危險挺身上前，以犀利的語言，洪鐘的嗓子，代表了大家要說的真理，鼓勵羣衆的勇氣，嚇退了反動的力量。

去年八月，抗戰宣佈勝利結束了，一多同志欣喜異常，立刻卸掉了他蓄留了八年的鬚鬚，他的精神更顯得年青了！其實他今年也不過四十八歲。公樸同志鬚鬚雖然也很長，畢竟掩不住他活躍的青年氣概。雖則當時我們均以長者敬之，實則公樸同志還小一多同志一歲呢！唉！他們還這樣的年青，這樣含有無盡生命的活力，火一般的熱情，然而無恥的刽子手忍心的殘殺了他們，從此，民主的陣營裏再不能看見他們英勇的雄姿了，再不能聽到他們動員的號角了！兩顆巨大的將星殞滅了！

去年十月，公樸同志到陪都參加民盟中央臨全大會之後，就在渝擔負民主教育的工作，主辦社會大學，後爲較場口事件會受重傷，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多同志去年十月留昆，時值反動者以武力併吞異己，滇省政府改組的恐

怖期中，一多同志和其他同志留守滇支豐務鎮靜如恆，那時我們在渝已經顯爲一多同志等就變了。十一月廿五日夜，民盟滇支部發動文化界反對內戰呼籲和平，在黨政軍禁止集會的命令之下，在軍警森嚴包圍槍彈橫飛的情況之下，舉行演講大會。直到「一二、一」慘案發生，一多同志的生命固無日不在危險之中的了！而在較場口事件之後，昆明會開大會聲援，聞先生在五千多人的大會上又勇敢的當了總主席，並且走在前列，領導遊行。從此，想不到再不能與聞先生相見了！

當公樸先生死時，一多同志義憤的連說着「公樸沒有死！」是的，「公樸沒有死！」現在我們也要同樣的大聲喊：

「一多沒有死！一多沒有死！」

一九四六、七、十七。

悼民主戰士告特務暴徒不惑

法西斯暴徒，在用最卑鄙最惡毒的手段摧毀了兩位崇高忠貞，爲民主、團結、和平、統一而奮鬥的戰士——李公樸先生聞一多教授，這慘痛的消息，傳到各地，每一個有人性有正義的人，無不感到憤怒與哀傷，作爲一個曾經共同工作朝夕過從的友人，吾容宛在，斯人已逝，內心的悲痛與憤恨，實在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

當於徒們和其指使者，在高聲讚頌了美人的酒杯，瘋狂地慶祝着自己的「功績」底時候，我願正告你們，這下流的走狗，你們失敗了！你們的陰險行爲不備不會嚇倒任何一個尋求真理愛好和平信仰民主的戰士，相反地你們的卑鄙苟且的勾當，深深激怒了每一個正義善良的人士，廣大羣衆的怒潮，由於你們的激盪，將更洶湧起來，終於淹沒了的是你們自己。

眼前的事實，你們這一舉動已經揭穿了你的伙伴們的撒謊，他們曾經千方百計熱心機地粉飾自己是怎樣「愛好和平贊成民主」，藉以欺騙人民大眾，而你們的子彈，恰好是命中了聞李兩先生的要害，致他們於死亡。爲什麼？正是爲了公樸一多兩先生是舉世皆知真誠愛好和平忠貞於民主思想的人民領袖。

國民黨當局曾經反覆申說：「承認在野黨合法地位」，而要求「軍令統一」，「希望在野黨放棄武力，則無事不可商量」，而今天你們所刺殺

的公樸先生一多教授，恰好是手無寸鐵的文化工作者，恰好是沒有一兵一卒的民盟中委。

黑寫的字句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在你們血腥殘殺行爲中，充分暴露了你們狰狞的面目，是誰反對民主，是誰不要和平，是誰燃起了內戰的烽火，是誰陷人民大眾於水深火熱？

從這一事實，使我們沒法子不相信：

當你們宣傳某一地區有飛機的時候，正是你們要轟炸那一地區善良人民的預告。

當你們宣傳某一地區遭受攻擊的時候，正是你們要進攻那一地區人民武力的信號。

當你們高唱「宣傳休戰」的時候，正是你們準備封閉民主刊物，扼阻人民喉舌的先聲。

當你們高唱保障人權，並且已「逐步實施」的時候，正是你們準備卑鄙暗殺的煙幕。

暴徒們！你們自詡爲成功的兇殺，確已使你們的伴侶們和主使者遭受了喪失人民信仰的失敗，就是再不敏感的人也了解「懸賞緝凶」是多麼滑稽的造作，也清楚是誰發動內戰殘害人民。

民主的戰士們，安息吧！你們的血沖掉了反動份子的粉飾，你們的犧牲警醒了每一個民主戰士的幻想，暴露了民主敵人的醜惡，加強了民主戰線的團結。

公樸先生：告訴你，千萬人在響應着你的聲音「我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

一多先生：告訴你，千萬人在向你的英靈宣誓：「此仇必報！」

懷李公樸

又玄

公樸原是苦學生，却勤於所事，勇於奮鬥，富於正義感，急於求進步！因爲正義所以遭忌，因爲進步所以身殉。這正是宗教家的殉道精神，是真理的標誌，是人類崇高的目的。

公樸在抗戰前曾爲救國會努力，至於坐牢，抗戰期中爲民主、團結奔走，勝利後又在重慶校場口挨打，七月十一夜竟在昆明被暗殺了！兇手逃

逸，案情不明。公樸爲人雖正直但很和氣，絕少私怨，決不致被什麼仇殺。政治性的暗殺，中國原不甚多，民國初元却有陳英士先生被刺，宋選初先生被刺。曾幾何時所謂一世之雄的北洋首腦，早已冰消瓦解。正義和真理到底是不可屈服的。

政治暗殺最多。也最風行的國家是日本。我們記得近三十多年來，日本歷任內閣首相，被暗殺的從原教起計到二、二六事變止，差不多有她歷代人物的三分之一以上，可算以暗殺當政了。人却稱道日本有紀律，有秩序，武士道精神却造成過八年的東方大亂。而今日日本乃自食其果，極權何能，暴力何用！

民主、和平，究竟是不可抗，不可違的。公樸個人可以死，他的精神不會死；他們預定暗殺的謠傳還有若干有名人物，這些都可能被殺，但民主、和平決不會死，非特不死，而且將在血漬中開花結實。

法西斯在那裏，

人民的血就要流在那裏？

王炳南

看清案頭的日曆表，一九四六年才只過了半年。但却在這樣短的時光中，一連串的恐怖案件，籠罩了抗戰結束後的中國。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裏，已經是無法無天，每個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大家互相担心的問着：「下一個又是誰呢！」

一月十日蔣介石先生曾發表過四項諾言。但這些話，沒有人相信。就在蔣先生講話的時候，我會親自看到重慶渣白紀念堂轉務拋石子，搗亂會場的醜劇。以後二月間撫順張季夫遭暗殺，三月間哈爾濱李兆麟的遭暗殺，南滿孫平天遭暗殺，四月間大渡口工人被槍殺，五月間西安李敬仁、王任被暗殺，六月間徐州大批學生遭槍殺，最近在首都又發生了下關案。而今七月未終，特務的暴行竟愈演愈烈了，大家正爲李公樸的被刺震驚的時候，還不及一週，國內外的名教授聞一多父子又慘遭毒手了！

這些法西斯恐怖的逆流，從國內發展到國外，從一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已經造成了凡國民黨統治的地方，人民的血就得流在什麼地方的局面。

從歷史上看，一個永久的專制是沒有的，而且也不會有的。凡是一個統治階層到了極點的時候，就更要露出最兇惡最無理性的面孔。他們這樣作，並不是穩固的表示，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統治前途喪失了信心，所以必須施用更毒的武器，來傷害別人。中國目前恐怖的局面，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國軍的將軍們連打了八年敗仗，還不肯罷休，瘋狂的向解放區人民進攻，大後方的老百姓對國民黨當局已深惡痛絕到頂點，這不是暗殺所能挽救的。我們曾經眼看著希特勒、墨索里尼耀武揚威的走這條路，而今會幾何時，他們都垮台了。

在半年中間驚心動魄的政治暗殺，層出不窮的發展着。就在德國，意大利及日本都是少見的。對於這一些死者，我們相信千萬條的心，都是一樣想，仇恨會變成力量，大家要向這一恐怖的獨裁奮鬥到底。民主的聯合政府已變成全中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了，因為只有在民主政權中，人民的自由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

暗殺嚇不倒人民

陳家康

當我提筆寫幾句話哀悼李公樸先生的時候，聞一多先生父子又被暗殺了。這兩次暗殺事件使傳聞多時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暗殺政策完全暴露出來。

乾脆的說，國民黨獨裁政府的統治方法完全是抄襲當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方法。這個方法的特點就是用殺來對付手無寸鐵、酷愛和平的人民。軍警憲兵出動彈壓，就發生明殺。特務暴徒搗亂行兇，就發生暗殺。然而，無論明殺也好，暗殺也好，誰都知道，這是國民黨獨裁政府幹的。

國民黨獨裁政府之所以要用最卑賤的暗殺政策，無非是想造成恐怖，以嚇倒人民，我們敢於說，人民是嚇不倒的。同時，歷史告訴我們，人民從未被暗殺嚇倒。記得我第一次認識李公樸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四年。他主持申報補習學校，我在那裏當國文和英文教員。不久，史量才先生被特務暗殺了，但是沒有嚇倒公樸先生，他把申報補習學校改為量才補習學校，幹得更起勁。

其後，公樸成爲救國運動的領袖，又遭受逮捕，關進牢獄，但是他，他又沒有被國民黨獨裁政府的卑賤政策所嚇倒。民國二十六年後，他對於抗戰，民主，團結三大原則，堅持益力。

民國二十七年春，公樸先生又爲當時任政治部部長的陳誠將軍逮捕看守一次，後來，公樸先生告訴我：他這次被捕是抗日統一戰綫走向下坡路的一個信號。公樸先生畢生英勇的鬥爭叫我承認他的名字是一個信號，是中國人民不斷遭受災難的信號。

因爲有了這段故事，所以當公樸先生在重慶較場口被打受傷，住在民主報館，我去慰問時，我便說，這又是一個信號，這是「打」的信號，果然從北平到廣州，從重慶到南京，到處都打，一直打到下關的血案。

現在暗殺的信號發出了。這個信號又是與公。先生的名字相聯的。果然四天之後，聞一多先生父子被暗殺了。今後，還不知道有多少爲和平民主而鬥爭的人民會遭受國民黨獨裁政府的明殺和暗殺。然而，人民是嚇不倒的。希特勒沒有把人民嚇倒，墨索里尼沒有把人民嚇倒，日本軍閥沒有把人民嚇倒，國民黨最殘酷的反動派也不會把人民嚇倒。必須懂得一個手攬政權和軍權的政黨要依靠暗殺政策來維持統治，這是日暮途窮的象徵，這是崩潰垮台的象徵。這種政府不僅是獨政府，而且是惡政府。

李公樸先生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聞一多先生父子爲和平民主盡了責任，現在，全國人民應當起來，針對這個既壞且惡的政府作鬥爭，把人民受難的信號變成人民翻身的信號。

悼念之餘

西民

四天之內，昆明接連有兩位民主運動領導者被特務暗殺，這種暴行迭出，令人悲憤之極！千千萬萬憤怒的人民在等待着要國民黨地方當局早日查明宣佈：誰是主謀者？誰是唆使人！

無聲手槍殺死了李公樸先生，提起此事，就可以知道，除拉中美合作所（已故特務頭子戴笠主辦）有美國贈送的無聲手槍外，別處是找不到的。我們中國爭民主的人民，今天正在美國製造的槍彈下流血，美國人民一定會了解中國人民反對以武器幫助國民黨內戰，這是中國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讓

國民黨內及國際一部份反動派說它是反美運動吧！中國人民是必須爭取生的權利！

袁世凱派了特務暗殺宋教仁、震動全國。當時的袁總統電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廳長應德闓說：「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而程應之流又趕緊覆電：「德全等奉大總統令自應：窮究主名，務得確情。」讀了這般太遠的歷史，令人啼笑皆非。

殘忍與狡猾是現代殺人魔王鎮壓細民的唯一辦法，換句話來說即是一面是狼毒一面又是欺騙，暗底指使殺人表面大講仁義。近代史上的奸雄會爾爾袁世凱之流，就是這一套人物。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是也。

但是歷史無情，見不得陽光的東西總是要在人民前進的時代潮流中滄除淨盡的。昆明的暴行挽救不了定命波落的腐朽特務統治的命運。狡猾欺騙，也不能使人民一再上當，會爾爾之為漢奸異族奴才，殺同胞的劊子手號稱會判頭，袁世凱之賣國，今日不是皆已成歷史定評了嗎？人民的眼睛是瞞不住的。想到這種種之後，問題極為簡單，最要緊的還是趕緊擦乾眼淚，承担起子前進！

上海 新華日報 電唁李夫人

昆明北門街北門書屋曼筠女士鑒：驚聞公僕先生慘遭特務暗殺，悲憤莫名！先生從事大眾文化教育運動，並致力中國獨立、和平、民主事業，為國為民，貢獻至大。法西斯反動派喪心病狂，竟對羣衆領袖下此毒手，令人髮指！此種醜惡暴行，將激起全國人民洶湧之怒潮，與法西斯反動派誓不兩立，而完成先生未竟之事項。謹此肅慰，尙祈節哀，為國珍重！

上海新華日報辦事處及羣衆週刊全體同人叩

上海 新華日報 電唁聞夫人

昆明西南聯大轉聞一多夫人鑒：驚聞一多先生慘遭特務暗殺，令聞和先生亦受重傷，悲憤莫名！先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並致力中國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為國為民貢獻至大。法西斯反動派喪心病狂，竟對民主領袖青年導師下此毒手，令人髮指！此種醜惡暴行，將激起全國人民洶湧之怒潮，尙祈節哀珍重，並祝令郎早日康復！

上海新華日報辦事處及羣衆週刊全體同人叩

昆明已成恐怖城

維奮

——昆明航訊——

被刺經過

十一日晚十時，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先生遭遇了特務暴徒的暗殺

十一日晚七時許，李公樸先生因事與其夫人張曼筠女士先後外出，八時餘因事完畢，同往昆明大戲院觀電影，十時餘電影畢，在南屏街搭公共汽車回返北門街其寓所，於青雲街站下車，李氏與其夫人甫行至由青雲街通至大興街的小巷中，就突聞槍聲自後面傳來，李夫人尙以為係車胎破裂聲，不料即見李氏中彈倒地，呻吟於泥濘中，李夫人情急大呼「捉人呀，槍打人了！」兩彈中行人疎落，未見人來。後聞兇手已被當地崗警捕獲，送往三分局，李夫人正單獨扶救中，時有衆大同學數人經過，見情開始前往協救，以担架立刻送往北門外雲大醫院醫治，時已將近十一時。

「我已準備好了！」

到雲大醫院，李先生尙神志清明，經醫生立刻檢查，見傷在腹部，子彈係由腰射入，至左前腰穿出，血未外流，傷勢異常嚴重。經注射麻醉針

，疼痛未止，此時李先生突然口吐鮮血滿地。醫院方面決定立刻施行手術，經過約二十分鐘，担架入手術室，開刀檢查，腹腸穿通數孔，其中兩孔，口徑特大，在一方吋以上，形將斷絕，在施行手術過程中，又嘔血不止。至午夜一時，手術完畢注射鹽水，李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後担架至三十四號病房進行輸血，並注射盤尼西林，時已今晨（十二日）二時餘，情況尙佳，不料傷勢過重，流血過多，至今晨三時許，李先生即現不支之狀，雖經醫師不斷注射各種急救針水，終於於今晨五時二十分即氣絕逝世。逝世時大罵「此種手段太無恥了！」並高呼「我已準備好了……我爲民主而死！」

李夫人張女士及隨侍在側的親友，眼見此一代民主戰士與世長辭，痛哭失聲，李夫人尤其悲痛欲絕，她會說：「他死得好慘……他生得爽快死得爽快」。此不幸消息，直至次晨六時許才傳出，留昆民盟主要負責人均先後趕到，見戰友已瞑目血痕中。潘光旦、費孝通、聞一多、尙鏡、馮素陶、姜震中等先生……：昆市大中

字裏行間窺究竟

國民黨關於暗殺事件的嫁禍

李公樸先生聞一多教授父子之被特務暗殺，完全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有計劃有組織之暴行。與這暴行配合的，是國民黨的宣傳。大家仔細閱讀當局所發表及國民黨宣傳機關的報導和言論，就可以明白究竟了。

十三日夜，雲南省編導司令部發言人說：「你不必悲傷，這不是他一人之事……這是大家的事。」聞先生最後憤憤地說：「公樸沒有死！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沒有死！」本市同學市民各方友好，及愛好民主和平人士聞訊後，甚為憤懣；均謂此為今後民主運動之一大損失。

處心積慮的佈置

李公樸先生於十一日晚被暗殺身死後，中央社發表電訊，報導此事。先說兇手逃走，說是「兇手已於黑暗中逃遁」，同時為已經捕獲又經李夫人證明為正兇之李成勳開脫，說他是「嫌疑犯」一名。這裏預伏一筆，以便以後「無罪開釋」。果然，到了十三號，中央社電訊有兩次關於兇手李某的報導。一次是雲南省編導司令部發言人說「李堅不承認，又無武器」，又一次強調的也是「身無武器」。今後的文章，當然就都在這「無武器」三個字上面了。尤其是前條消息，已經完全是斷絕李的罪口氣！

公樸先生的被刺，當非偶然。自公樸先生來昆後，此間近日樓每日均有誣謬先生之壁報，如云「李公樸為共產黨總特務」、「李公樸由中共交四萬萬元現款來昆活動」、「李公樸來昆時會由渝帶美女四人做特務活動」、「李公樸為共產黨駐昆參謀主任」等等無稽之談一日一變，花樣繁多，雖他們自相矛盾到不能自圓其說，但仍繼續如此，在公樸先生以為此種造謠，徒顯其手段卑鄙，不值一笑，故不為介意，但各方友好，均以道路傳聞，深為公樸先生安全就心，隨時告其小心，彼時公樸先生亦接到由上海以及由本市寄來之無頭無尾的信件數起，甚至有人一再公開來向公樸先生「招投效」，認為公樸先生確實在昆「招兵買馬」，當時公樸先生即詳為解釋不必輕信謠言，迄今思之，當日硬要

自以為「做得高明」

上海和平日報在李先生被刺的消息後面，竟作了一條註，說李先生「即係去年（該報稱將把今年二月的事都弄錯了）重慶被擄口事件之主角」，說李先生「率乘敵打，遂致互毆而釀成此不幸事件。」和平日報不值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竟是把民主運動領袖之一的李先生當做「罪犯」，意思是說他是罪該萬死的了。小小的註，幫助敵人兇手找「根據」，其罪惡已昭

見公樸先生者必與今日之出手行凶者有關無疑，蓋彼時係為認識公樸先生之面貌而來。同時，公樸先生之寓所週圍，經常有人守候，甚至午夜時，還有人站於其書店門側，可見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當時公樸先生亦似有所預感，故恆以「必死」之語告其家屬，有一日公樸先生向其夫人說：「假如我被人打死了你打算怎樣？」其夫人答說：「你為什麼這樣想，我就想不到這些！」但公樸先生為何不早走，還在公樸先生認為「他們要暗殺你，你就無法跑掉，然則又何必驚慌。」以此觀點，故公樸先生仍處之泰然，民盟滇支部其所以公開招待各界，即係因謠言太多，深恐暴徒逞兇，故不得不藉公開招待以表明態度，想緩和此間緊張形勢，乃反對派毫不為民盟諸領袖之誠意所動，乃必置之死地而後已！

公樸先生被殺之後，各報館均受或明或暗之警告，除一般消息外，絕不許有特寫訪問等之報導。同時，當日中午即有傳單出現，認為李公樸之被殺為「桃色事件」，其手段之卑劣，令人髮指。翌晨又復有傳單語出，指李公樸係中共所殺，並為艾思奇所主謀，因此，他們到處張貼「消滅殺李公樸的共產黨」，「防止共產

說自由了。果真要應允的話，則持有無罪
手槍，而已被確認為兇手的李某，就應嚴
辦。然而不然，對兇手一字不提，倒添了
一面大旗，企圖把暗殺責任嫁禍他人。

在該部這個啓事登載後，國民黨報紙
又據中央社的一則昆明電訊（見十八日
各報，上海大公報未登載），說是警備總
司令鄧錫珩處置員對某被暗殺身死「遺棄
刀傷」。這事發生在該部啓事登出之後，
頗值得注意。這是為了證明有「反動份子
「製造事件」「圖謀不軌」。這是「美觀
」的兩版，顯然可見。雖然為了證明謝某
不是「帶槍的人」的「反動份子」所為，
才必須說「遺棄刀傷」，以便向不帶槍的
人嫁禍，但是，破綻也就在這裏！因為李
公僕聞一多都是帶槍的人殺的，而且是用
過美式無聲槍，決不用刀來掩飾槍。然
而，編就要從此張開了！繼而說口後的「
雙包案」，又以新姿態出現了。

李、聞死後，舉國同憤，盟友如馬駱
爾特使，亦表關切而焦慮。於是乎國民黨
當局閉口了。

十七日下午，彭學沛部長閉口了。當
然一口咬定「此事究為何人所為，余不願
置空揣測。」他對李夫人所證明了的兇手
李某，同樣閉口，措辭却更詭辯。雖然後
面他說「不論何人所為，查獲後決當嚴
懲不貸。」他並沒有說要對已獲兇手李某
亦將「嚴懲不貸」！

行政院閉口了。又是一紙空頭命令，
保證人民之生命安全與自由。同時說「願
係奸人蓄意以刺殺社會秩序之不安，
」把責任從國民黨自己的特務機關往「奸

人」身上一推，和後警備總司令部的啓
事，異曲同工。

國民黨政府並不準備懲兇，而且還將
為兇手開脫，更加緊對民主自由進攻，亦
可從派往昆明「查辦撤查」的「大員」看
出。行政院派了警備總司令鄧錫珩前往昆
明，這位大員，為衆所周知，正是國民黨
某特務機關的主持者之一。

上海中央日報也說話了！他除了恭維
警備總司令一大頓之外，接着替該部
啓事和行政院通告做注腳了！中央日報明
白的說，李聞死後，中國共產黨「借題發
揮，挑撥中傷，以達其破壞政府的目的」
，接着，就把李聞暗殺的事件，嫁禍中共
。國民黨反動份子特務暗殺了民主運動領
袖，嫁禍中共，挑撥中共與民盟，也預伏
更大的殺機，要在這個嫁禍下，對處行兇
暗殺，並且會在「全力懲兇」「嚴密防範
」下，對中共，民盟及一切民主份子開刀
。其實，凡此種種，使全國人民更清楚
李聞二先生是誰殺害的。

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是狠毒的！如不
及時徹底的予以揭露，如不動員廣大人民
，國內外輿論予以制止，則國民黨反動派
在蘇北及各地進行內戰越趨緊張，他們就愈
要執行其「前線大打，後方大殺」的預定
政策。全國愛國份子，一切愛和平反內戰
，愛民主反暴行的人們，大家趕快團結起
來，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要求立即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現四項諾言，實現
和平建國綱領，改組國民黨一黨政府為民
主的聯合政府，以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及
民主自由！

（青超）

黨暴動」等等的標語，這種「此地無
銀三百兩，隔壁王二沒有偷」的舉動
，路人皆知，不過，他們仍認爲「做
得高明」。其實，誰都知道，這些貼
反共標語者，即殺人兇犯無疑。而且
事情是愈來愈緊張，在前兩天的標語
傳單，並未署名，昨今兩日，則有「
反共大同盟」出現，張胆明目，毫無
顧忌。民盟方面，深恐事態擴大，除
婉覆警備部請其鎮靜處理外，並勸告
各方不貼標語壁報，以免刺激感情，
但「反共大同盟」紅紅綠綠的標語，
則滿街都是，此間治安機關，毫不過
問，不能不令人疑慮。

此間民盟負責人，正擬迅速結束
喪事，故訂於十六日正午將公僕先生
遺體火葬，以至多生枝節。

聞教授又遭毒手

詎再度的槍聲又起。西南聯大教
授聞一多先生父子十五日下午出席民
盟在府甬道街記者招待會後至西倉坡
聯大教職員宿舍門口竟又遭毒手，於
是全市惶恐萬狀，美領事館亦認爲事
態嚴重，乃派車將潘光旦，楚圖南等
民盟負責人接至領事館，並派門衛看
守。十六日晨，又復傳出「中共漢支
部」名義，到處貼通告，妄稱公僕先
生係因「叛黨」奉毛澤東命令所殺，
勸市民勿參加火葬，否則，必遭受極
大犧牲等語，民盟負責人既不能前來
主持，其家屬又恐因此而使市民受驚
，或遭受犧牲，故不舉行任何儀式，

即行草草火化。畢生致力於團結救國
，和平，民主的公僕先生，既遭兇殺
於前，火化時又復遭受百般恐嚇，不
安於葬，真令生者寒心，死者難以瞑
目。

更大的恐怖正在滋長

迄至現在止，一般預料，更大的
恐怖，正在發展滋長，「國會放火」
之事，已層見迭出，街市行人稀少，
老少婦女，大街小巷無不談虎色變，
搖頭嘆息，聞先生之屍體，仍置於雲
大醫院之停屍間，其公子義和仍未脫
危險，奄奄一息，迄今後事亦無人敢
出爲料理，情形至爲淒涼，聞夫人以
受驚過度（原有心臟病），已入醫院
，生命堪虞。公僕先生之血未乾，聞
先生父子又復以被殺聞，此間市民均
感國事日非，一片憂如平之夢已被
遺連續的槍聲所驚醒，大家均認爲「
和平已經絕望！」民盟爲參加和平談
判之第三方面代表，奔走和平，不遺
餘力而今在漢支部之負責人，而且爲
中外所共知的大學教授，竟爲反動派
的好戰份子所狙擊，尙還有何和平可
言！同時，一般市民，亦認爲美國目
前對華政策應即有所改變，否則，中
國之大內戰，大混亂大屠殺，這不過
是才在開始而已！於此，大家也深刻
理解，槍殺公僕，一多諸先生者，絕
非一二兇手所爲，乃中國今日法西斯
統治下之特務制度。

（七月十六日寄）

南京一週 懷南

(自七月八日至十七日，這一週)多三天，下一週從十八日起)

一 瘋狂與卑劣

六月三十日彭學沛公告中的含糊詞句，這十天內，一步一步的露骨表現出來了。

對中原軍區，「驅除」已經很有「成績」了！不僅佔了宜化店，正在剿除，而且把李先念將軍所部驅到漢水上游，四面堵追，還說李部到以發動「攻勢」。

所謂「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十五日拂曉，國民黨軍已對蘇北南線全面攻擊了。而三天以前，南京就發佈蘇北共軍「全面出擊」的消息，官方報紙都編在頭條地位，乃像真有其事。

好些有政治經驗的人，看了八日彭學沛在上海記者會上的談話，就對新的戰爭預感很深。十四日蔣主席飛特快，很多人都估計會有更大的不幸事件發生。果然，「蘇北蘇民」(?)開始「武裝還鄉」(?)了！不僅有近五十萬的國軍作戰，而且海空軍也配合起來了。

山東山西內戰的野火也在「交通」烟幕下燃燒。據之，內戰正在全面化。今年一月停戰以來的暫時和平局面已經基本動搖了。國民黨內也不是沒有明白人，他們也至少懷疑內戰勝利的把握。但是有些發了瘋的人說：「抗戰又有什麼把握呢？然而終於勝利了。內戰打下去，也許會有把握的。」當然，他們所謂「把握」，是寄託在美國的大量軍事支持上。也有人主張過下「討伐令」，據說怕解放區另外成立政府影響國際形勢，與國內觀瞻，才停了下來。

連續兩次的昆明政治暗殺，把南京政治社會激動了。十一日李公樸先生被刺，官方有人說：「少一個無業游民，到可節省一些口糧。」好像李先生早就該死。被揚口那一頓打，顯然尚未知當局們的意，打得不輕了。

李先生被叫做「無業游民」，大概因為他沒有做過官。只有周佛海，任棧建，羅君強這批人，作過汪記國民黨政府的院長，都長，總司令，市長等要職者，才算「有業」，才值得當局的愛護。有些善心腸的南京人，對於李公樸的被刺，還不相信是政治性質，四天以後聞一多先生被刺又發生後，連最忠厚的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政治暗殺了。刺李係用無聲手槍，而刺聞却用普通手槍，更加肆無忌憚了。聞案繼李案而來，好多人都不時呆滯了。覺得這是什麼世界呢？有些對現狀尚存一些希望的人，在南京還勤勤懇懇作些社會文化事業，到這時也都廢然太息，都想撒手不幹了。

龍雲先生的次子龍繩祖副長自己到南京國防部來報到，也會被憲兵司令部在下關車站根據「手令」逮捕，沒有宣佈任何理由。

法西斯派的瘋狂和卑劣是分不開的。中國法西斯派尤其如此。

二 不盡如意

法西斯的哲學，世界上一切都是為他們造的。世界並不照法西斯的願望發展，它有自己的道路。

中國法西斯派一再鼓勵嗚呼們勇氣的最低本根據，是「美國會支持我們的」。然而美國的帝國主義份子也不完全等於中國法西斯派，彼此的利害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何況美國人民與美政府中的民主人士的意見，對於美國政府政策不是沒影響的呢！

聯軍九日宣佈對華一部份物資停運，並公開指責國民黨政府對於救濟工作之無能與不公。這個決定沒有先和國民黨政府商量，而且這個決定同時通知國共雙方。這對於南京自然自大的人們刺激不小。國民黨發表這一文告時，把平行通知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將軍一句話刪去，而外國記者却很重視這個問題。

七月初，南京官方正製造了歡迎魏特遜將軍的空氣。他們希望魏氏能作美駐中國大使，甚至於代馬歇爾作特使，他們希望馬歇爾早日回去。但是，德巴塞外長會

議美蘇關係的妥協，十日上午蔣金山傳來了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的消息。這消息使南京官場，為之「突然」。外交大員說，事先不曉得；中央日報說，完全是「意外」。這樣「突然」了兩天，他們似乎還要等等杜魯門的「提名」：是否為國會所通過。後來事情證實了。中央日報於是滿口「和平民主」的發表了一篇表示歡迎的社論。如果單看那篇社論，不明白內幕的人，會懷疑自己看錯、報紙。司徒雷登大使顯得明白，他之作大使，不表示美國對華政策，有什麼變更，而是方式上會有些變化。換句話說，可能採用些「民主方式」。問題就在於，中國法西斯派不願意這樣，連任何「民主方式」也不願意呀！

三 憤怒的人心

十天來的談判，事實上已經停頓了。國民黨不願在談判中解決任何問題，而企圖在內戰，暗殺與欺騙的宣傳中解決問題。

蔣主席十四日飛廬山，也邀約蔣敬甫將軍上廬山，許多滿意的中外新聞記者，總是說想請國民黨已經在廬山為中共代表團預備好了進行談判必要的物質條件。

但是新聞記者們的願望亦止於願望而已。

「內戰」！「暗殺」！把人逼急了。有些平時覺得中共態度過於強硬的人，現在却過問中共：「你們還是讓下去嗎？」「你們就永遠只顧消滅抵抗嗎？」周恩來將軍在南京十七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非常謹慎的抗議昆明暗殺。並堅決的表示，中共代表團這幾十個人，幾百個人，隨時準備好了接受李公樸聞一多同樣的命運。要怕就不敢來談判。來了就不怕。暗殺絕對不能阻止我們為中國之和平民主而鬥爭。

本來希望不久將來離開實際政治，致力學術研究的民盟留京代表梁漱溟先生，在李案發生後，他首先覺得不能不幹下去了。他要堅決向國民黨抗議，他要堅決主張「取消特務」，他已決心等待「第三顆子彈」！

看吧！看中國法西斯派的橫行到讓時吧！

關於黃河復堤問題

水委會發言非事實

新華社記者特就十二日水利委員會負責人在記者招待會所宣佈黃河工程真相中三問題，往訪該會專員張留京接洽黃河工程及經費問題的代表王笑一或王二氏。承其答覆如下：

(問)花園口堵口及下游復堤工作，解放區于去年或今年是否曾進行阻撓？

(答)關於政府準備堵口復堤，使黃河仍歸故道之決議，今春二月份以前未曾奉到國民政府方面任何通知，後以政府當局在花園口積極進行堵口，下游雖聞阻撓恐慌，我們從河南報紙上，知道堵口工程確在進行。下游復堤工作，完全未與我們商議辦法，如果未復堤先堵口，必然釀成大災，我們即積極設法與政府商討，經一月之努力，于四月份始得派代表去開封協商，我們對此一貫採取積極合作態度，所謂中共阻撓，測量隊受阻，決非事實。相反的，我們屢次要求多派測量人員，而派去者仍甚少。

(問)工款撥發情形如何？

(答)南京協議中，規定由水利委員會充分籌撥。但解放區自五月二十五號開工後迄今月餘，工程已按計劃第一步行將完成，解放區政府已墊出工款八十八萬餘元，整理竣工又帶一百零四萬元，但政府應發給之工款，迄今仍分文未見。我們留京，專為催領此項款項。經月餘之努力，水利委員會開始說已撥發開封，繼則曰已決定由重慶金庫撥支，但均屬空頭支票，後雖先後兩批撥付行總四十萬元，但行總只匯出廿萬元，此廿萬元至八號止尚在開封行總分發。另廿萬元仍留在南京行總。于本月七號曾蒙水利委員會負責人答覆，根據張總工程師來信證明，保證七月十五日連前共撥足一百萬元。但近又行變卦，首先藉口行總尚未匯出，可暫緩撥。又說該委會無正式公事證明，不能撥，似此隨時尋找不撥款之藉口，何能說「對於中共區域工款之撥發，絕無遲延」？

(問)解放區復堤工程進行如何？

(答)解放區自南京協議之後，僅籌備區工段即動員民工廿三萬，縣長專員親自帶領積極進行修堤，雖國民黨政府應發之工資分文未見。雖於長期不能照數供給，天氣炎熱，疾病流行，衛生設備毫無補助，但工人仍積極進行工作，截至六月底止，已完成一千五百萬土方。經黃委會塔德顧問及張總工程師親自驗工亦甚表滿意。而國民黨區域之花園口至長垣工段及濟南附近工段，近一二日方在動工。「所謂解放區延誤工程」云云，完全是信口雌黃，絲毫無事實根據。



「華夏」與

「文匯」事件

這是什麼世界！
和昆明特務暗殺李公樸先生開一多教授父子的同時，上海市當局則加緊對言論出版的壓迫。

華夏書店於十六日被警察和特務查抄。他們連個表面文章的命令和證件都沒有，單單憑一個所謂「張達仁」的名字，就胆大妄為，把民主的刊物和進步的書籍沒收，但該店仍在悲憤中繼續營業。國民黨當局常常喜歡談法律，但被沒收的雜誌都是依法登記了的。至於書籍，本已取消檢查，現在却不問三七二十一，完全沒收。據說，上海市當局還要繼續查抄各書店。

到十七日，文匯報又奉警察命令，被罰停刊一星期，「理由」是該報十二日在「讀者的話」欄內刊載了警察和巡官的兩封來信，前者標明「吃飯不要忘記種田人」，呼籲「拿出良心來對待老百姓」，後者題為「警

局巡官要求夏季制服免費」。據當局說，這兩則來函「淆惑社會視聽，破壞公共秩序」。

非法搜查書店，並且因此妨礙了該店營業自由。社會的同情在書店，如民主刊物及書籍，亦無違法之處，加以沒收，社會的同情還是在書店。至於言論自由，一見於蔣主席講話，再見於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的「蔣主席也起立贊成了的」和平建國綱領，警察巡官自也不能例外，他們也有說話的權利。對，當局應該接受，不對，又何嘗不能「更正」，却竟命令停刊一星期。這些一切是「民主國家」所應有的嗎？不！這恰好證明了「壞政府」之壞，這是國民黨自己用事實證明其法西斯特務統治的實際。國民黨政府所以如此做，所以市面盛傳還要繼續壓迫書店，停閉刊物，抄沒書籍，以至於特務已排定名單，依次暗殺沈鈞儒、陶行知、羅莘田及章伯鈞先生，都是法西斯恐怖統治發軔之極點！前線大打，後方大殺，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內戰政策的極致！我們抗議搜查書店！我們抗議文匯報之被罰停刊一週！言論出版應該完全自由！（漢）

為聯總停運物資事

中共方面表示意見

七月十日，聯總署長拉加第亞公布局部停運救濟物資來華，先一日，曾電告蔣主席，宋院長與周恩來將軍，周恩來將軍接到以後，特在十二日予拉氏回電，感謝他對中國人民的關懷，以及他所採取的措施。電文簡要的敘述救濟物資來華以後，沒有能按照聯總原則合理分配，與對解放區歧視的種種事實，最後並向聯總建議：一、七月二十日在上海召開的聯總遠東區管理委員會應有中國解放區代表參加。二、解放區應有自己的代表參加行總總署以及其他與中共區域有關的各地分署工作，担任重要職務，參加總署與有關係各地的物資分配委員會。三、由聯總、行總及解放區三方面代表組織調查團，調查全國各地物資分配情形。此外並提出若干對於分配聯總物資的具體意見。

聯總公布停運對華救濟物資同時，對於行總歧視解放區有所指責，行總因此曾發表聲明反駁，據解放區救濟委員會北京負責人對新華社記者表示聯總署長拉加第亞的指責都有事實根據，而行總所稱毫無政治歧視之說，全非事實。

第一，據行總計算全國有災民四千二百萬人，解放區佔二千六百萬人，也就是佔全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如根據難民人口比例公平分配救濟物資，解放區難民應得全部救濟物資五分之三。但事實却大不然，據解放區醫藥顧問馬海德博士根據最完全材料所作的統計，在北平所發表的談話稱：截至六月十

五日止，在聯總運來的六十六萬噸物資中，運到解放區的只有四千四百七十七噸，也就是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七五，而百分之九十九點二五都在國民黨手中，其中又有許多正在碼頭上霉爛而被盜賣。以山東為例，山東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解放區，而所得救濟物資，却只佔已運到山東的百分之五，反之，只佔人口百分之五的山東國民黨區，却得物資百分之九十五，運到山東的物資有百分之九十都用在青島一個地方。

第二，所謂解放區交通阻隔，也不是事實，水路方面，山東煙台與蘇北高水口等地都可通汽船，陸路方面，華北華中的鐵路大半都通解放區，而公路與河道也有不少可以利用。所謂阻隔只是國民黨政府本其政治偏見而故意阻隔。如五月廿日青島市長李先良不許到解放區的物資運出青島。五月底還蘇北的第三批物資被扣於揚州，六月十日運熱河的藥品被扣於密雲。這些都決不是因為交通困難。

第三，行總是全國性的救濟組織，並非一黨的機關，以佔百分之六十二災民所在地的解放區，竟不許我們參加行總及其有關解放區的各級機構，不是歧視是什麼？

第四，所謂救濟物品中很少解放區需要的東西。其實，華北解放區在修理長達千餘里的黃河，蘇北解放區在修理長達八百里的運河，正需要挖泥機，華中華北，普遍修築鐵路正需要路軌，而行總所有的這種機器，正放在上海生鏽，其零件正被人盜賣。

我們促請國內人士注意這一切事實，並要求行總改變這一切不合理的措施。

叛國者死

南斯拉夫抗戰期中通敵賣國的米海洛維奇被判決死刑了，全世界人民又一次在新生的歐洲看到了人民的勝利，法律的尊嚴。

米海洛維奇的判決，不同於普通的法律案件，這是一個政治的鬥爭，在民族獨立與賣國主義，在民主與反民主，正義與罪惡的鬥爭中，反民族，反民主的受到極刑！

米海洛維奇的審判是在無數的陰謀阻撓中進行的，國際反動分子以美國的反動派為首，竟然提出「抗議」，干涉南斯拉夫人民處置民賊的權利。然而，南斯拉夫人民並沒有被嚇倒，他們的答覆是堅定而強硬的：叛國者死！

從華盛頓到倫敦，泛起了一片惋惜與哀悼，在中國米海洛維奇獲得的同情也不少，揭開官報和半官的報紙，單看標題，就嗅得出一股「兔死狐悲」的氣息。

米海洛維奇聽到這些，在他走向刑場的路上，也許可以由此得到一些溫暖吧！然而他一定更羨慕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們，至今高官厚祿安然無恙。

米海洛維奇可以不必羨慕，喪鐘已經為他而敲響，也將為一切「曲綫救國」的英雄們響下去。一切拿敵人的武器，殺自己同胞，勾結外人，壓制人民，厲行法西斯，反對民主的英雄好漢們，哀憐而發抖吧！你們的末日不會遠了。（賡）

國內一週

蘇北內戰爆發

舒翰

蘇北的內戰，終於在蔣主席飛臨山
的第二天（十五日）爆發了。

本刊第十期中，我們曾經根據事實
指出：國民黨當局以繼續談判來掩護其進行擴大內
戰，兩週來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了我們，而且目前
內戰形勢，正從局部向全面展開，時局嚴重到了極
點，中原軍區的新四軍李先念將軍所部，被追擊於
平漢路西；膠濟線國民黨十五萬大軍向山東解放區
猛攻；晉南三角地區則胡宗南閻錫山南北夾擊；特
別是蘇北方面，國民黨好戰派以十二個軍以上的兵
力，再加地方團隊，為數達五十萬人，於十五日開
始分三路向蘇北解放區全面進攻，並有空軍和海軍
的配合，激烈的戰鬥正在如皋、姜堰、泰縣、邵伯
一帶進行。

據新四軍所獲第一級敵區的作戰命令，其南線
進攻的部署如下：

- 甲、第五軍自來安明光綫向天長、盱眙進攻；
- 乙、四十九軍除以一師守備海門南通外，主力
集結白蒲之綫，向岔河、姜堰、如皋攻擊前進，得
手後即以一部攻佔河口，主力則指向海安。
- 丙、第一〇〇軍附兩個師，集結靖江、泰興、
口岸、張甸之綫，於攻佔黃橋後，以有力一部協助
四十九軍對如皋攻擊，主力則進出蔣家塚，並確保
側背之安全。
- 丁、第廿五軍以全力守備溱潼、泰縣、仙女廟
、江都、儀徵之綫，掩護第三〇〇軍左側之安全，
主力則集結仙女廟一帶，監視高郵、邵伯新四軍行
動。

成、九十九軍，廿一軍，七十四軍則分別集結
於江陰、鎮江、六合一帶作預備隊。

已、空軍第五大隊協助四十九軍，一〇〇軍之
作戰，并任偵察。

庚、海軍第二艦隊担任沿江巡邏，並分於天星
橋、石莊等地担任機動部隊之南北運輸。

國民黨好戰派此次發動對蘇北解放區的全面攻
勢，其部署是非常週密的，南面以揚州為中心，並
且集中大量空軍（空軍第五大隊），北面以徐州為
根據，西面以蚌埠為重點，東面則用海軍巡弋（海
軍第二艦隊），他們目的在佔領靖江、如皋、姜堰
、邵伯等重要戰略據點後，像中原軍區一樣，企圖
圍殲蘇北中共部隊，摧毀蘇北解放區。他們並公開
揚言要在兩個月內肅清蘇北中共部隊。據報載，此
次進攻蘇北的國民黨軍番號是：駐徐州的有五十九
軍、七十七軍、五十一軍、八十八軍、二十八軍、
第五師等；駐宿縣的有五十八軍；駐海州的有九十
八軍；駐蚌埠的有第七軍；駐揚州的有二十五軍；
駐鎮江的有二十一軍；駐泰縣的有第一百軍；駐江
陰的有第九十九軍；駐南通的有第四十一軍。徐州城
內還集中坦克九十輛，裝甲車一百二十輛。事實上
恐不止此數。好戰派使用這樣龐大的兵力，和數目
可觀的重武器，他們在抗日戰爭中就從來沒有這樣
捨得使用過，現在在內戰中却非常慷慨，足見對蘇
北人民的進攻，確實有極大的決心。

「名正言順」了。軍事上的佈置，本刊第十期已經
指出一部分，其後當然更加緊張，徐州綏靖主任蔣
岳調集大軍外，並收編漢奸偽軍土匪，組織所謂
「青年還鄉隊」，已招募四千餘
人，加緊訓練。
徐州警備司令部
頒佈緊急戒嚴令
，在街頭巷口堆
築工事，嚴查行
人，特別造成恐
怖的空氣。揚州
城內則搜索木棍
一萬五千塊，以
備搭浮橋之用。
谷正綱王懋功並
親往徐揚視察，
策劃進攻。如皋
、靖江、泰興之
間的黃橋，在六
月下旬曾遭國民
黨軍三路進攻，
但終被解放區軍
民擊退。同時，
國民黨飛機則連
續出動偵察轟炸
，淮陰就時常有
國民黨飛機去偵察，徐州西北沙河鎮及附近，本月
三四兩日即遭轟炸與掃射，並在沿海一帶偵察。
至於對蘇北的歪曲宣傳，早就由來已久，大叫大做



論巴黎外長會議

韋德

(一) 成就

負責起草意、匈、羅、保、芬五國和約草案的第二次巴黎外長會議已經閉幕。會議歷時廿八天，獲得了重大成就。在這些成就中最重要是對五國和約草案的基本問題達到了協議，在取得這個協議之前，外長會議曾解決一系列的有關問題。如關於的里埃斯特問題，會議通過的，不是蘇聯代表的最初提出的劃歸南斯拉夫的方案，也不是美國代表原先堅持的劃歸意大利方案，而是一個折衷方案，規定成為國際共管的自由區。關於意殖民地問題，會議通過這個可能使草擬和約工作無從繼續，而決定今後一年內再行予以解決。關於意大利賠款問題，由於英法代表的堅持，會議通過了與蘇聯提案無出入的決定。關於多瑙河問題，會議通過了為法蘭西代表修正的英國建議。由於這些協議，草擬五國和約的道路終於鋪平了。這次會議所以能獲得重大成就，其原因何在呢？

(二) 背景

先從美國方面說起，美國人民大衆渴望持久和平，不少美國資本家希望戰後世界安定，以便有發展貿易機會。而世界安全，非有美蘇妥協不行。因此今日以杜魯門爲首的美國當局，雖然不斷對蘇聯進行嚴重鬥爭（表現在歷次國際會議上的爭論），雖然積極的增強軍備，以期壓倒任何其他國家（表現在原子彈試驗，基地計劃等），雖然他的政策時爲最反動的一派（如范登堡等）所影響的，可是他的基本方針仍然是和蘇聯取得有條件的妥協。即就上次巴黎外長會議而言，雖然本身未獲協議，但是仍然起了交換意見準備此次會議的作用。同時美方在巴黎外長會議中及其以後，固執已見的態度既不能改變戰後歐洲局面，却反而引起美國輿論對美外交政策的責備，美國新共和周刊就這様說：「我們的外交行不通」。在這種情況下，貝爾納斯在這次外長會議上的態度，便不像上次那樣專橫。除了上述基本原因外，美當局在執行外交政策的過程中，不能不考慮到行將到來的國會改選。美國將於今年十一月改選全部衆議員和三分之一參議員。在競選運動中，外交政策是重要

項目。繼續對蘇關係惡化，繼續僵局政策，對民主黨的競選是很不利的。而共和黨方面，最近亦極力指責政府對外政策，以獲取人民的好感。一九四四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的外交顧問杜勒斯，即曾於六月三日撰文稱：「美國外交應盡量減少對蘇聯的衝突」，「仇恨、對抗、備戰不是外交，不是外交家努力的方向」。不僅如此，即在民主黨內部，在外交政策上也發生分裂。斯退丁紐斯的引退即其一例。

其次，英國代表雖然在不少問題上仍與美國一致，但和上次會議比較，亦有某些改變。在會議前貝文在下院演說時，對和約草案工作的優待會表示焦慮。因爲這個問題拖累，分散了英國處理其他問題的力量。他曾說：「外長會議並沒有真正不可克服的分歧」。在會議過程中，貝文曾支持蘇聯的「意賠款的要求，而其關於多瑙河問題的修正案，也被莫洛托夫認爲有考慮的價值。貝文這種態度，與近來英美矛盾的增長（如美國對英國貸款拖延以及英國在巴爾斯坦問題上一步緊一步的壓迫英國等），自然不是沒有關係的。法國在這次會議上

其「難民武裝還鄉」，甚至「德政府護送」，這還不夠明顯嗎？所謂「難民武裝還鄉」也就是進攻蘇北的一種楔子。此外，他們以御用團體，假造民意，要求「戡亂」，這些都是配合進行的。

與軍事佈置及宣傳攻勢的同時，國民黨特務又在蘇北組織暴動，以下引新華社滄縣十一日電訊的報導：六月十九、二十兩日，高郵之八里、勤王、特平三鄉，先後發生特務暴動，造成「慘案」，主犯均立時斃命，匪首和、特務方松、香惠等及惡霸張民等。彼等以「兄弟會」、「同盟社」等封組織作掩護，提出「民主、民主、把他打倒會好」等口號，以不參加暴動則「吃光、搶光、殺光」威脅參加，將中共區委米桂瑞打傷，八里鄉治安員張之毅、勤王之長房屋被拆毀。幸勤河鄉民兵聞訊趕到，當場將匪首和、張方松等七人捕獲，反動軍隊乃紛紛潰散。又如阜寧縣之新民、豐源、崇港、慶餘等鄉，上月十三日亦發生特務暴動，以「那對不跟我們跑，中央軍事委員會那個口號」威脅蘇聯，隨其攻打地方幹部，暴行匪徒，即被撲滅，未犯者連長等十名被捕。

最值得注意的是，而又已成爲一種規律的宣傳，就是當好戰派準備進攻某個地方前，他們就出山自己的發言人或宣傳機關，先來一套，不是說中共部隊在某地調動有二進犯一模樣，便是說共軍佔領某地，佔領某地，於是他們就非「收復」不可，而實際上那些地區原來都是中共部隊的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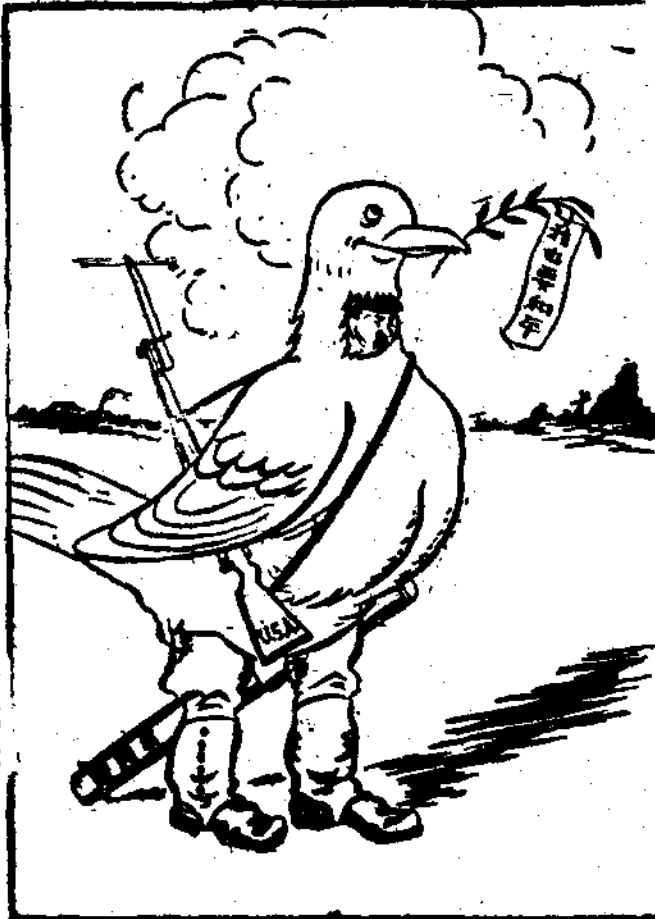
更明顯地於調解人的地位，它在會議上會提了半打以上的折衷案，這可以從法網最近時期的內外情況得解釋。不久以前的美法對法貸款，數量既減少，條件又苛刻，而蘇聯對法國的援助，則極慷慨而迅速。同時法國內民主力量，在最近選中，再度表現了堅強的力量。這一個對法國外交政策有極大的影響。還有皮杜爾的政見，是使法國重新強以之林；而五國和約問題，對法國無直接的巨大利害關係，因此他採取介乎兩大之間的態度，是很自然的。

（三）爭執與協議

自然為衆所週知，差不多所有重要協議都是在激烈的爭論幾度折衷以後才達到的。美國代表在許多問題上都曾竭力固執己見，一直堅持到最後才接受妥協。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對蘇聯要求借款（一萬萬美元），美方曾竭力反對，（按英美駐軍曾在蘇國取得近四十萬萬美元之供應，這一事實顯明即使在不大的重要的比較細小問題上，美方仍然糾纏必較。戰爭時期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會議中解決最重大問題的種種和洽順利以及迅速，已成爲上一個時代的遺跡了，然而三強之目的關係終究是和那些惟恐天下不亂的國際反動派的想像相遠反的。這道理是艱難曲折荆棘叢生，且是到底三強協議的原則仍然在戰後維繫着。外長會議關於五國和約的草案的協議，打擊了那些力圖使三強破裂，使蘇聯陷於孤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家。

（四）歐洲和遠東

經過了這次外長會議之後，締造戰後世界和平事業已向前邁進了一步了。雖然四強外長對重大的德國問題僅做廣泛的交換了意見，而對五國和約草案的協議并不完全，在行將召開的廿一國巴黎和會中還發生嚴重的爭執，但是大勢所趨，五國和約是要簽訂的；這對於歐洲和平的安定，對聯合國事業，將是一個重大的貢獻。戰後歐洲的善後問題，除德奧問題外，大體上已告一段落了。此後世界的目光將更集中到東方來。中國法蘭斯好戰派天賦外長會議失敗，美蘇保破，以便從國際反動勢力獲得更多的支持。但是這次外長會議又證明事實的發展恰和他們的願望相反。



他也要「和平」！
雲城作

我們都記得，在短期休戰期間，國民黨當局曾提出要中共部隊退出蘇北等地，中共以極大讓步，答應蘇北某些地區減少或可不駐軍，但必須留國民黨軍隊不開入以及保留當地民衆的自治權，但國民黨當局仍不同意，一定要把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帶到那些已經實行民自治的地方。我們不難不測，那些曾經要求中共部隊退出的地方，如山東沿海，熱河以及東北，也將成爲蘇北一樣。從這裏，我們知道國民黨好戰派和蘇北內戰非使成爲全面性的陰謀，異常清楚了。

國民黨當局大舉進攻蘇北的計劃，周恩來將軍於十三日就已知悉，當面向馬歇爾提。備忘錄之後又向政府提出抗議，馬歇爾將軍也已將中共的備忘錄轉告政府。但是，並沒有能阻止蘇北內戰的爆發。

在此，我們必須把大警告全國人民，國民黨好戰派在蘇北、中原、山東、山西進攻解放區的結果，「全面內戰形勢，已經漸趨成！」

念紀年週二世逝生先奮韜



像遺生先奮韜

韜奮先生的道路

默涵

韜奮先生逝世已經二週年了。時光的流馳和現實的轉變，都絲絲不能沖淡我們對於這個偉大民主戰士的景仰和追懷；相反的，面對着這更加黑暗的現狀，在艱苦和複雜的鬥爭中，更使我們不能不常常感到：失掉一個勇敢、卓越的導師的哀痛。

這哀痛，就證明他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千千萬萬人的心中。希望產生力量，但哀痛也一樣可以化為力量，因為它煽起我們復仇的大旗，教我們勇敢的投向敵人。

韜奮先生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他一生獻身於爲了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鬥爭，「雖頭滿流離艱苦危難甘之如飴」，但最後，他却走上了共產主義者的道路，在遺囑中，他要求中國共產黨審查他的全部歷史，如果合格，追認他爲共產黨員。從民族、民主主義出發走上戰場，終於加入共產主義的行列，這是韜奮先生所走過來的光榮道路，但這不是他一個人所獨有的道路，毋寧說是中國許多有良心有正義的知識份子所共同的道路。韜奮先生不過是一個光輝的代表，同樣光輝的名字，我們會想起魯迅先生，以一個革命民主主義的啓蒙大師，

終於成了最堅強最勇敢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所走的道路，幾乎完全相同。這不啻是一個偶然，而是一個

嚴肅的歷史的規律。

是什麼決定韜奮先生由一個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進而成了共產主義者呢？我們首先從韜奮先生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去找，那就是韜奮先生自己所謂的他的「中國大衆的立場」。和由這立場而必然產生的實事求是的方法。談愛國，談民主，站在不同的立場，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內容，素紳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所「愛」的，是他們享有特權，可以爲所欲爲，壓迫人民的「國」，如果人民不許他們這樣做，那末，對不起，他們就「弄爾友邦，勿與家奴」了。韜奮先生是站在「中國大衆的立場」，他所愛的，是中國大衆的國家，是真正由人民做主，不是少數人用來做裝飾做點綴的「民主」，而是全國人民所真正享有、滲透於一切實際生活中的民主。這種堅定的人民的立場，使韜奮先生有了特別銳敏的眼光和實事求是的方法，能够客觀地觀察事物，洞見底細，辨明是非。他遊歷了歐美各國，由資本主義的世界一直走到社會主義的蘇聯，他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畸形的繁富中，看見了廣大人民的貧窮，而認爲他們的民主政治，究竟只是「紙上自由」，「嘴巴上的自由」！（但我們連嘴巴上的自由都沒有呵！）在行動上，統治階級的爪牙，依然天羅地

網地佈置着。他認爲只有蘇聯，才真正實現了人民自己的民主。在「蘇聯的民主」那本書的序文中，他說：

「常人想到民主，往往只想到選舉制度，民意機關等等，這固然也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真正爲大多數人謀福利的，不應自足於這種狹隘的範圍，應把民主的原則擴充到全體人民各部分的生活中去，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才真能符合於美國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義。我覺得這本書所敘述的內容，應能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蘇聯今日，民主精神已廣大而深入地滲透於全國人民各部分生活之中去」。

站在人民的立場，爲大多數人謀福利，追求大多數人真正享有的民主：就是這些，使韜奮先生由一個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走向了共產主義者的行列。蘇聯的民主，還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實現的，但還無疑的是最完美的民主，是合乎韜奮先生所理想的民主。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全國人民正在流血奮鬥以求其實現的新民主主義，也正和舊民主主義不同，是以大多數人民（工農大衆）爲主體，以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民主自由的，這正是韜奮先生終身奮鬥的目標。

真正的愛國主義和徹底的民主主義原是和共產主義相通的。不論是外族的侵略或專制的壓迫，首當其衝的

都是廣大內憂苦羣衆，共產黨是勞苦大衆的先鋒，所以它必然最徹底地決鬥愛國主義者，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八年來共產黨在敵後英勇抗戰，在解放區所實行的民主設施，證明了這個事實。和這相反，山賈辦、軍閥、大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所結合成的中國反動派，是對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恨之入骨的。因為愛國主義者妨礙他們的對外求榮，民主主義者妨礙他們的專制獨裁。抗戰前，胡喬先生爲了呼籲救國，抗議政府的誤國政策，不能不幾次的出走逃亡，而終於被捕入獄，抗戰後因爲力爭自由，反對消極抗戰，又不顧流離，過亡命生活。這一切胡喬先生親身經歷的事實，更使他的白話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而誰又是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的敵人。所以，胡喬先生雖然在生前沒有加入共產黨

，但在思想上和精神上，他早已入黨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只要是真正爲民族爲人民利益的黨，就是我的黨，我雖未加入，也等於加入了。」（大意）

胡喬先生的病，實際上是國民黨反動派逼成的，是國民黨反動派逼他殺了他。但現在，瘋狂的反動派已經直接行兇，而刃民主分子了，和胡喬先生同因愛國入獄，同爲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先生被暗殺，不到幾天，聞一多先生父子又遭兇殺。反動派實行恐怖政策的血口已經張開，刀子已經出鞘，它已經用屠殺的事實宣佈與全國人民爲敵了，因爲民主是全國人民的要求。這將使一切民主主義的戰士們，更加堅實的團結在一起，向反民族反民主的共同敵人鬥爭到底，直到中華民族得到真正的獨立，全國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

胡喬怎樣爲羣衆服務

李勃

胡喬先生之所以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因爲他不是一個「空頭文人」，「空頭革命家」；他之所以不是一個「空頭文人」，「空頭革命家」，因爲他的一生事業和精神是築建在爲羣衆服務的基礎上的。

他的刊物之所以能成功，他辦的事業之所以能成功，他之所以能受到萬人的愛戴和敬仰，無不因爲他爲羣衆服務的基本精神。

「胡喬」是胡喬先生所辦的任何

一種刊物中的重要內容，但他不僅是在刊物上答覆讀者的問題，而且用直接郵信答覆讀者所提出的任何問題，又不做是答覆問題，而且爲讀者代辦任何所委託的事務，他可以爲讀者代辦書報文具以及日用雜物，甚至幫讀者介紹職業，代請律師等等。這上面，最足以表現出胡喬先生爲廣大讀者服務的精神。

對於胡喬先生的羣衆服務的精神及其實際表現，我們可以指出下列

幾個特色來：

第一、真正以讀者爲中心。

本來，既然是服務，自然是以服務的對象爲中心，一切服務的事項都要以對象的需要來決定，不能以服務者自己的興趣與要求來決定。既然是爲羣衆服務，而羣衆中有各種各樣的成分，過着各各不同的生活，從實際生活中產生各種各樣的需要，那麼爲羣衆服務者就該尊重任何一種需要，只要這是羣衆的實際生活中所產生的，不能憑自己主觀的標準來決定何者值得服務，何者不值得。胡喬先生是真正做到這點了的。這只要一讀他和讀者通訊的信箱集（現有選集本：「一生幸福的前途」，生活書店版）就可看到，許多讀者向他提出的問題有些可說是極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問題內是出是誠懇的，胡喬先生也無不誠懇地給以答覆，幫助他解決。

第二、因材施教，爲讀者設身處地。

「一」着最豐富而羣衆生活，在生括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用教條和公式是解決不了的。例如對於一個因戀愛糾紛而苦悶到要自殺的人，假如只是用口利口和他談民族的危難，醉心戀愛內涵，那恐怕是很少有有效果的。胡喬先生的信箱中沒有死板的教條和公式，他總是設身處地爲讀者設想，從他的問題中尋求得當的解答，使他從這覆對於這件事得到正確的看法，並進而幫助他建立正確的生活態度。所以讀他的信箱，而我們感到這真是一個稱備善講的好教師。

羣衆的教師不該是忠實地爲羣衆服務的人而不是以主觀的教條公式來當做萬應丹，給羣衆的人。

第三、適當地運用改良的辦法，以啓迪羣衆。

胡喬先生最初參加職業指導的工作，漸漸感到對於種種改良主義的辦法失望，並進一步認識到只有依靠人民大衆的力量，才能根本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但一個革命者並不是不顧具體條件，處處拒絕改良辦法的。胡喬先生是在處理羣衆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時，因爲是設身處地，因材施教，所以他就能根據讀者的悟性程度與實際需要，提出暫時解決的辦法，因此胡喬先生不是革命的空談者，他卻能夠由此而做到團結廣大讀者到人民大衆共同戰鬥的道路上去。

第四、與羣衆一起進步。

胡喬先生雖然處處從讀者的現有水準上着眼以幫助讀者，但並不是使讀者停留在現有水準上，他雖向讀者提出改良的辦法，但並不是局限於改良的辦法上，所以真正能夠幫助讀者向前進步。他對於讀者所給與的幫助常常成爲這個人思想認識上向前進一步的契機。反過來，他又是最能虛心學習的人，各向讀者的來信，反映的豐富的實際，便成爲他學習的材料，羣衆的進步更推動了他的進步。因此胡喬先生成爲羣衆進步的基礎上，一往而前成爲革命知識分子的先驅者。他個人的進步和千萬羣衆的覺醒和進步構成一體。

訃告

劉光同志（李杏林）同志湖南益陽人幼即參加革命抗戰時期先在前方後在大後方工作青年為民族解放而努力不幸積勞成疾患肺病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晨七時在上海市立第四醫院逝世享年卅歲當於十六日十二時在薛華立路上海殯儀館大殮特此報聞

中共代表團哀啓

哭劉光同志

林煥成

劉光同志，你死了！我這些什麼關係而所散的同未工作，就是在才對呢？四年多來的朝夕相親，使我熟悉了你的聲音、容貌、衣著，每一個姿態與動作，熟悉了你的工作、學習、性格與熱情，我太熟悉你了，叫我怎樣才能忘記你呢？

我瞭解你的缺點。你對於友和同志的態度常常太率直了，不大講求什麼顧忌，有時別人受不了，要批評你，如初連我也對你這話，覺得這是你的人缺點。以後我才明白了，你自幼就脫離了舊社會，參加在革命軍隊中，你比任何人更缺少舊社會中虛偽圓滑世故的惡習的沾染，便成了你的「缺點」！

也知道你和我同樣有着不修邊幅、不關心生活瑣事的毛病。可是同樣的現象却含着兩種絕然不同的本質：我是由於一種封建家庭出身的寄生階級的懶散，而你却由於將全部精力貫注在工作中，忘却了自己！

我記得，在皖南事變後，那極端的支持着在後方廣大青年的教育團結的工作，同時你也善於組織當時因環境

那種情形下才初次認識了你，認識了你的工作熱情和組織能力。我記得你在每一次工作中都表現了果敢與毅力，你寫每一篇文章都要再三推敲。你這次在病中，曾多次問到我的工作，連在臨死前一天，還關心到李公樸先



劉光同志遺像

生的死。你對工作總是那樣積極負責，你對進步事業總是那樣熱情關心，你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你有寬闊的胸襟和堅強的意志。

你沒有過什麼正式學校，且你却能寫很好的政治論文，你說自己中國東西懂得太少，國文程度不夠，在重慶有一段時間天天讀中國歷史；古今文學名著則差不多是有空就讀。你的文本亦很好，前年我們搬到重慶城內工作時，你還要請外國朋友補習，希望在寫作方面有所進步。兼論前準備英文，來原身帶的就是英文文讀本，並且相信將來英語一定學得好。你對學習是那樣努力有信心。

短短三十年的生命，你已經把二十年的時間獻給了革命事業，還鍛鍊了你，同時也折騰了你，使你積下了難治的重病，使你平日的容顏身體會被人認為垂暮的中年。這次在病中

不可贖回的罪惡；在你臨死前一小時，你知道你已經不行了，但我仍強有事要離去，我趕不及回來見你最後一面，使我更加悲痛！

我，所有的青年，將牢記着你最後一句遺言：「前員青年！為李公樸先生復仇！」

劉光同志略傳

劉光同志，共產黨員，原名李杏林，湖南人，一九一七年八月生。父為益陽縣人，大革命時參加革命，劉光同志亦隨父工作，時年九歲。大革命失敗後，劉同志即隨父親逃往湘東避難，參加農會領導工作，時年不過十一二歲。一九三一年到上海，參加上海少共區委領導工作。次年赴蘇聯，出席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參加少共國際工作，又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抗戰發生後返國，任西安編輯部青年編輯，主任。吳奚青下訓練教授，被選為中央青委委員，西青委主任。一九三八年秋領事館前，由蘇聯回國，曾任青委主任，主持「中國青年」雜誌。一九四〇年五月到重慶，主持新華日報青年生活專頁，當時已身受重病，但仍不辭勞苦，對整日國民黨統治下之青年生活，起了推動與領導的作用，而成為後方進步青年所熱心愛戴的領導者。今年五月來渝，胃痛傷寒症發，臥病床中，近五月來，終日發熱，醫藥罔效，于七月十六日上午七時逝世。劉光同志為人誠懇，熱情，富有精力，他是一個極小的生，刻苦自學，到後來能寫長篇政治論文，且精通俄文。他生前，曾先後在重慶進步青年，建立了卓越業績。劉光同志夫人劉慶英同志供職新華日報，遺女一，出生僅四十餘日。



月亮上升的時候 (續完)

周而復

六 死的查哈陽成活的查哈陽

生產運動，即使在戰爭情況之下，也積極展開。民主政府幫助工廠復工，礦山開採，後方各機關都十幾家的烟因還在冒烟，像一個垂危待斃的死人丁。

民主政府建立後，看到查哈陽水關關係於嫩江沿岸的老百姓生活，一則可以防水災，二則可灌水田。今年春天就決心動工。當時土匪還沒肅清，查哈陽地近北山，土匪出沒，騷擾民家。民主政府首先撥款工程事務所一些槍支，使工程事務所能夠自衛，另外又撥附近的蒙古自治軍就近派隊駐防，治安問題乃得解決。

計劃全部工程的經費需要一百萬元，當時政府經濟雖然困難，仍設法分期籌款，分期進行。

當築壩工程開始時，嫩江還在結冰，工程即在冰上進行，天氣暖時，冰上不能工作，即搭浮橋進行。到五月底就完成了第一步計劃，長三十四米，高十米的兩個鐵門四個木門的水壩，全長一百二十米，寬六米高四米的江壩，長三十米，高四米，寬六米，和長八十米，高三米五十厘米，寬八十厘米的兩座防水壩，和附帶建築了容積六百萬公升以上的洋灰倉庫等共計五部工程。第一步工程完竣後，政府撥款進行第二步工程：重修水壩，以便利人民的交通。

查哈陽水壩修好了能灌漑十五萬畝

查哈陽水關，是北滿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嫩江省甘肅縣的西北方嫩江上。這工程，在滿清時代，從一九〇〇年就動工。計劃由查哈陽直達奉天之間，挖開一條主幹水壩，沿途各村分氣支線，支支各線統計，本總計約有幾千餘里。日本東京的後援軍三千六百員左右。每日動員人力萬餘，修了三年半之久的時間，還沒有完工。工人每天至少要幹十四小時的活，一天只吃兩頓稀粥，有的時候連稀粥也吃不上，只吃土豆。到日領不了工錢，最好的一年頂多能領到一百元。冬天不發棉衣，夏天吃不飽，睡在潮濕的棚裏。多數工人自然病死凍死，不幾天，附近西山崗上就堆成一座死人山。四年來，為了修這個水壩，死在日本人手裏的中國勞工不下一萬多人。最後的是在昭和十一年（一九四四年），山東被叫來一批五六百多勞工，那

時候，全死了。

八一五後，當時偽滿特務警察又組織了什麼委員會，用過去做人的老辦法；統制，打罵，屠殺。後來又來了什麼「官胡軍」和「黑軍」，「胡匪」等，把查哈陽燒了一個乾乾淨淨。查哈陽弄得只剩下三

在落成典禮大會上，許多代表興奮地到台子上講話：「活各半輩子沒登這高的台子講話，今天能登到台上來說話，又能親眼看到這座偉大水利工程完成，這就證明民主政府確實給老百姓辦事，處處為大眾著想，到處看得起窮人」。

死氣沉沉的查哈陽，土匪肅清，水利工程完成，原來的老百姓都回來了，查哈陽走向新生繁榮的道路。嫩江省于毅夫主席說得對：「現在把死的查哈陽變成活的查哈陽。」

在文化教育上敵人曾化了一番苦心經營。十四年後，東北文化教育，已完全改變舊有的面貌，當拿語言文字來說，既非中國的，也非日本的，日本人叫東北的文字為「滿文」，實際上是一「協和語」，日本化了的語言文字。比如街上常有這樣的標語：

「——張某某來此歡迎

滿語的話是「你的」「我的」「大的有」等話，而許多青年學生不知道「中華民國」，更不知道「東北」和「中華民族」有什麼關係，他們對日本，對昭和

，倒是很崇拜，甚至到現在還有少數人崇拜的。

法西斯的思想教育的毒，東北人是中「很深的。在教育上的消極工作是很重要的。安東針對這一現象，就展開教育思想上的清算運動，清算過去偽滿的毒，教職員學生在一塊開會，大家檢討。另外各省市教育廳教育局，還採取「上大課」的辦法，往常集中一些校長教員到一處聽人做報告，另外還到各縣學校，會中幾個學校學生，有專人去報告中國和東北的情形，以及目前現況。新的教材也在編著中。

東北人民如何坐了十四年的冤獄，現在方知夢初醒，原來東北、中國、世界：是這麼一回事。

東北文化事業發展是有她優越條件的。全國注目的「滿映」，——東北電影公司，是這東滿規模最大的一家，上海雖然沒有這樣大的公司，日本也沒有；日本準備以她為供給「東亞亞細亞」的供給基地，如果仔細參觀，一天也看不完，我抽了重要部份匆匆看了一下，已化去了將近

今天時間。民主政府接收以後，已開始出新聞片子，參觀那天，他們就招待我們看了「李兆麟之死」，倘若工作進行順利的新話，那明年春天大概就可以有故事性的新片子問世了。

東北實業社所出的東北實業報和木刻雜誌，毫不誇張地可以這樣說：木刻雜誌印得極為精緻，只有我戰前良友公司出的雜誌版畫雜誌可以和他匹敵，至於東北實業報，則放在中國任何最好的實業報，也不遜色。東中長線的火車裏，他們所出的單張

七 文化圈內

在文化教育上敵人曾化了一番苦心經營。十四年後，東北文化教育，已完全改變舊有的面貌，當拿語言文字來說，既非中國的，也非日本的，日本人叫東北的文字為「滿文」，實際上是一「協和語」，日本化了的語言文字。比如街上常有這樣的標語：

「——張某某來此歡迎

滿語的話是「你的」「我的」「大的有」等話，而許多青年學生不知道「中華民國」，更不知道「東北」和「中華民族」有什麼關係，他們對日本，對昭和

，倒是很崇拜，甚至到現在還有少數人崇拜的。

畫報，十多分鐘便印了三三百份。

人民揚聲器優良的精神食糧。

報紙，作者都有自己的地方報，金東北性的有東北日報，這是中共東北局的機關報，對開，銷三萬份左右。民營報，有哈爾濱報，民聲報，民主報，……和日本人出的「民主日本」。總計全東北有二十多家大小報紙，每份都有捲筒機印報，只是電報通發，新聞還不夠迅速，有的消息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這一方面由於技術條件，一方面也由於人手不夠。

東北到處缺乏幹部，一個幹部都要拿他當英人使用也還應付不過來。比如，哈爾濱是東北電影公司總經理，又是東北大學校長，又是東大文學院院長，他準備寫一個報告文學的小冊子，忙得到今天才寫了九篇，還有好幾篇未動筆。所以東北電影公司大部分工作，由黨收之去應付了。聯會總是一個政治部的宣傳部長，可是這位部長手下幹部很少，許多事得自己親自動手。弄得身體仍不大好，現在到了佳木斯，依然休息不下來。白期一個人在西滿就編一份報，從排發稿校正寫文章，全是她一個人，三天一次按時出版。嚴文井編東北日報副刊，也經常忙得空不下手來。韓南桐現在是松江省教育廳廳長，整天到各學校去講演報告，回到家裏來又當會務處理公事。陳學昭在忙於著述刊物，她最近出了一本「漫遊解放區」。

魏東明做了東北日報的記者，埋頭寫東北抗日戰爭的故事。嘉克，馬加最近趕到東北，也無濟於事，地區是那麼遼闊，入口是那麼繁多，工作這麼繁重，要動員

當地的所有的知識份子，文化幹部，才能順暢地開展。

八 被壓迫的人站起來了

在東北解放區域，只要你稍為留意一下牆壁上的標語，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話。

「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清算十四年的血債！」

敵人和漢奸在東北十四年的掠奪壓榨，使得過去衣食溫飽的人都陷於飢寒狀態中，許多人死於非命，敵人和漢奸如一對喝血鬼，東北人民的血被吸乾了。入一五，對東北人民是一個印象深刻的日子，蘇聯紅軍和民主聯軍搭救了他們，把他們從飢餓和奴役的深淵中解放出來，他們恢復到「人」的地位。

他們開始以一個「人」的地位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人民代表在各鄉鎮會議上提出清算血債的要求。政府接受這要求，清算運動於是在東北各地展開了。

曾經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現在都臨到了他們自食其果的末日。到處公審罪犯，人民組織自己的法庭，來審問殺死他們的兄弟姐妹的劊子手，償三江省次長手島朋義，依蘭副縣長福岡英昭，通河開拓科長劉內英一，通河副縣長尾原勢一，方正副縣長田中松造，富錦總務科長鈴木茂，這些劊子手們曾經在通河縣原……提出許多慘不忍睹。大陽采，殺死系數採伐森林工人，次禁閉數百農民，嚴刑拷打，生者無幾，在佳木斯檢查和殺害知識份子，這些死難的家屬和三江省人民在佳木斯親自公審了他們，槍斃他們了，槍聲響後，一個老頭感傷地說：

「聽見這聲響，真比吃幾年大酒大肉

還強，這是這一輩子快事，受了十四年的苦，民主聯軍到咱們地面上來，咱們總算出了頭，報了仇。」

敵人在經濟剝削上經過了兩興農合作社和國營店，特別是國營店，更直接剝削老百姓，剝削的厲害，因為敵人從農村里把所有農產品都搜刮到自己手裏，使糧食和衣服都缺乏了。國營店吃，敵人分發給商店時，已經缺了，國營店老板還要從中剝削：比如平糶酒，裏面添水；肥給小米裏面添沙子；肥給油，裏面添小米湯；肥給糖衣服布匹，乾乾不實，上了自己的腰包！在敵偽時代，老百姓忍受：從來不敢吭聲。現在一一清算，凡是剝削老百姓的都要清算，吐出來。在齊齊哈爾，一家肥給店就清算出一千二百萬東北幣（合法幣一萬萬五千六百萬）這些錢全部分給老百姓。

還有工廠礦山的經理老板，過去借款偽勢力，自己當了漢奸，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手段，壓榨工人，殺害工人，現在全都展開清算。在清算大會，被殺害的家屬指着他控訴，被強姦的發誓哭訴，被剝削的每一個工人，舉出年月日地，把每一筆賬目，不爽地提出，過去被打罵的學生從工人，在主席台上指著經理的鼻子說：

「你還記得，那月那那天，在經理室，你對團巴子打了四記，你說對不對？」「經理點頭承認之後，學生於是又說，「你既然承認不對，我現在應該打還給你，你打我四記，我也打你四記！」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打人者被打！軍政為什麼過去不敢如此，現在敢於如此呢？為什麼在國民黨區域不敢如此，而在民主區域敢於如此呢？因為民主政府是老百姓的政府，替人民辦事，替政府，替三輪的軍夫，拿薪的工人，機關的農民，唸書的學生子，拿薪的商人，當地民生活的地主，在政府事都有發言權，

都有了人的地位，在民主區前是一律平等的，誰也不能壓迫誰，誰也不敢壓迫誰！

在城市裏，敵人過去剝削老百姓的勢力財力，蓋了許多華麗的房子，房子蓋好後，將房子出財出力的人反而沒房住，住在茅棚裏，住在露天裏。民主政府成立後，除了現在機關部隊所蓋的住房外，其餘的敵人的房子，一律無償分給沒有房子和房子少的人住。已有房子住的，房主常利用變動之時，加房租，使得房主生活困難，現在大家來開會，評議，被房租。

敵人在城市內外，還有一種剝削方式，就是高利貸的典當小押，民主政府到後，就將這些東西，不要本利，全部無條件歸還原主。在長春，東榮區的典當物品發還後，一個老百姓對我說：

「我活了六十多歲，點夢也沒想到有這樣好的政府，沒有她的分地，沒有房子的分房子，過去害了咱們的人都報了仇，過去替咱們錢財的，都歸還咱們，現在咱們可撿起頭來了，走起路來腰板也直了，再也不怕什麼人來欺負咱們了。不瞞你先生說，我們上三輩子是個人家地種，想不到我活了六十多歲，自己也有了十四畝地了。」

壓迫的人倒下去，被壓迫的人站起來了，社會勢力來了一個倒轉！但是有些人看不順眼。凡是曾經民主政府到過的地方，撤退後，國民黨來了，又把壓迫者扶植起來，被壓迫者再向他們下去，繼續承受沉重的壓迫和負擔。所以，民主政府清算出來的勝利果實，國民黨又幫助壓迫者再清算回去——這兩條線，在東北是看得最為明顯的。不過，被壓迫者終究要站起來的，不信，請看看民主政府管治下的那六省的人民生活！

一九四六、七、十二日。上海。

